

離虎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虎 雜 ▼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沈 從 文

發行者 新 中 國 書 局

印刷者 三 友 印 刷 社
上海武定路閘底里十九號

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卅七號

新 中 國 書 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目次

中年	一
三三	一九
虎雛	六四
醫生	一〇六
黔小景	一四六

中 年

××大學裏辦事的一個朋友，來信寄給久躑在上海的我，那來信上說

快來罷，你這個疑心重不知自愛的人，別担心到了北京會有什麼不吉利事情。你來看看我們如何過日子，這就很可能給你開心了！你不高興注意我們俗人，我爲你預備得有一個好地方，去俗人同熟人都很遠，白天同你作伴的是蘆葦，晚上陪你談話的是蛤蟆，還有……你別讓我這學科學的人，爲了形容一個住處還來費力描寫，這天氣本還不必令人出汗，可是我因爲寫這個信，手心已全是汗了……你來罷，莫要我再寫信好了。」

我雖被上海方面人說到「很從容」的留在上海過日子，實際上人並不從容，我的

表面生活沉靜，心上却十分暴躁。因爲任何人皆只見到我一個倦於生存的外表，所以任何人皆不知道我的心如何跳躍。久留在上海，我在糊塗中，也許終會做出一些朋友們認爲很糊塗的事情。所以北京一方面來信要我去，上海一方面熟人就勸我走。都以爲不妨到北京看看，到後另一個朋友且爲我把錢籌好，把一切全預備好了。

因此我坐了兩整天的火車，同一個據說是將軍的人物，在一個車箱裏談了兩整天的空話。車到了正陽門後，從正陽門站下車，白白的太陽還仍然像四年前我所見到的太陽，我跳上一輛多灰的洋車，這洋車向大車過處烟塵驟起的前門拱洞跑去，第四天，我就來到前次給我寫信的那個朋友爲我預備的空屋裏住下了。

朋友夏君把我款待到這個幽僻無人的地方，真使我十分滿意。這地方雖爲學校安置了許多辦事教書人，隣近我住處的却很少。他們住的是鬧熱地方，我這里，却同旁的屋子相去很遠，獨立在這寬大花園一角的。

我住的是一個亭子，這亭子據說原從圓明園搬移來的，刻鏤極精細的白石亭基，古

怪的撐柱橫梁，可以使人想像到一些已成爲精靈了的故事人物。亭子太大了，故已用白木板壁隔離成兩間，我住的是左邊的一間，右邊却沒有人。

亭子外邊的景色，誠如朋友所說，是十分美的。蘆葦同蛤蟆都在我眼底耳邊，不久即完全熟習了。每到黃昏時，我把晚飯吃過後，就爬到亭子外欄干上去，抱膝看天上的雲，并且不久我就知道有兩隻灰鶴每天照例的休息地方，我知道我屋頂承簷柱上空隙處，有許多麻雀蹲到上面休息，我知道一個小小的黑影在空中晃過時，不是燕子却是一隻蝙蝠。

蘆葦在我面前展開，這時看來便如一個湖，風過時，偃伏成細碎而長條的波浪。我不是詩人，望到這個照例是無話可說的。亭子前面有一段缺少蘆葦處，全是種有細秧的水田，日裏只能見到白腹青羽的燕子，掠水貼地飛去，到了晚上，許多歲在蘆葦裏的水雞，皆追逐出來了。朦朧裏望到這些黑色小小東西的遊戲，這幾天又正是真珠梅開放的時節，坐在欄干上的我，隱約嗅到花香，常常一坐下來就很久很久。

到這個地方來我的確安靜多了。上海我住的是地當法租界電車總廠的要道，每日從早到晚我耳朵裏都是隆隆的車聲，作事總作不好，性情就變成特別容易生氣的人了。這幾日，上海大致更熱了，如果我還留在上海，窗上的西晒使房子像一個甌子，我的文章一定是寫不出的。如今我到了這里，每天總能很安靜的作我所要作的事情，朋友來看望我時，見到我桌上的成績，都覺得十分高興。有時我們坐到欄干上去談天，談到兩人平生所經歷的地方，談到六月時清風的可愛，這亭子，實在就是園中一個最好迎受晚涼的亭子，朋友的科學態度，給我的印象，同到這亭子給我的浪漫情緒相糾結，我照例是要發笑的。這地方，使我的確安靜多了。

不過，因為這地方是個幽僻無人的地方，我將在我的分上，見到一些關於年青男女覺得極新鮮的事情。這些事情到這里的二十天內，在黃昏裏我一共就見過了五次，有兩次我看到人家在我常坐的欄干上接吻。有兩次我看到一對人并肩坐在那欄干上，或者已接過吻了，或者正在等候方便接吻。另外一次我看到一個女人，傍着在那里哭泣。那照

例是我初從外邊回來，又照例是這些年青人知道我不會在房裏，才有這種事情發生的。到後我還是重新跑去，遠遠的跑到亭子背後松樹編成的排道裏去了。我將在那里散步，看黃昏裏包圍的天地，估計到兩個人已應當分手時我才敢回去。

回去時，望到剛才有人坐處，我常常只能作苦笑，來到這裡的女人，也許就正是一個生來最醜的女人，但同男子來到這無人地方，恰恰在這黃昏裏，能夠伴着所愛悅的人，默默的，把這一個微抖的嘴唇，貼到那一個微抖的嘴唇上去，兩人什麼也不說，只默默的擁抱，又默默的離開，這些事，是人生的詩。即或這女子同男子是兩個如何卑俗的靈魂，他們到這裡來所作的事情，還是像一首詩的。

想起這些情形時，我很覺得軟弱了。因為我不是那種讀詩的人，我的性情，我的習慣，都不能如一個老人那麼沖澹溫和，這「人生的詩」，有時是很惱怒到我的。詩句已消失了，人已不見了，依約裏有時還聞到一種餘香，在無風的黃昏裏散布，我有點難受了，便躺到床上去。可是不久我仍然又起來了。我仍然出去，坐到適間年青女人所坐處，靜靜的遐

想一切，到後便使我笑起來了。一個中年人的情懷，心情上的小小罪孽，那不消說是常常存在意識裏，而又常常要作一些希奇的估計，免不了使自己看來也很驚訝的。

我遇到這些時節，坐到那里常常比平時更久，忘了我晚上工作的時間，也忘了我其他事情。

因為這類事，並不為朋友所知道，所以朋友來時，有時帶了一個新的同學過來，總問我：「在這里是不是覺得寂寞，覺得嚇怕，」我照例將說，「這里不是使人寂寞的地方，我也並不覺得可怕。我是一個見過許多日頭月亮的人，所以你們受不了的我總能忍受下去。」我說到這樣話時，朋友聽到的意義，却并不同我自以為聽到的意義一樣，因為我這里還包含有一種秘密，這些能夠明白「定性分析」或「社會學」或「英國國會之制度」一類學問的年青人，全不知道我這秘密的。

天氣漸漸熱了，在房中做事，也不大方便了，有時我便移了桌椅出去，茶壺茶杯同墨水瓶之類也得帶出去。早上同下午，既不會有人來玩，我都覺得在外面做事，一面望到微

風裏的蘆葦偃伏，一面寫些什麼時，比枯坐房中儘盤旋到一個故事爲方便多了。有時我過××去了，聽差忘了爲我把一切東西搬進屋裏去，回來時，茶壺照例常常是乾了的。在去××學校的大路上，我總可以碰到一些××大學的女人，我想像我茶壺中的茶最後一滴乾在誰個口裏時，我便彷彿得到了說不分明的東西。也許用我的茶杯喝茶的人，正是那幾個成天在園子裏收拾花木的粗人，但我曾聽到朋友說過，他有一個女同學，喝過亭子裏的苦茶，我以爲一定不止一個。在我處照料茶水的聽差，見到我喝水好像特別喝得多，總得說「天氣很熱。」我從沒有說那茶不是我一個人喝盡的，因爲我不願意他去洗那杯子。

讓我從記事冊裏，檢查一下日子，這一天是不是二十七。正是那一天，西山的日頭沉到山後背去了，遠望西山只賸一抹紫，天上填滿了夜雲，屋裏的燈應當發光了，我因爲想起一個可紀念的朋友，心中有點煩亂。晚飯業已吃過了，不知如何心上覺得十分狼狽。平常時節我在這樣情形，正同一般故事上常常提到的中年人一樣，我是要故意虐待我自

己，勉強來工作的。寂寞了，我就作事，我有許多許多文章，就那麼寫成印好分散到國內各處去了。但另外一時節，心上紛亂了，我一件小事也作不下去，即賦在桌邊也覺得無益，就各處跑去。我的住處外邊是通西山的大道，歷史上很有點名氣的圓明園遺址又在附近不遠，我毫無目的向任何方向走去，也不至於迷途。西郊附近的地方既是一片平原，當地小村落人家的狗又從不隨便咬人，走夜路沒有土匪也沒有野狼，故我無目的底走了許久，有時不知不覺走了極遠的路，到後覺得不行了，才向一個附近人家僱了一匹小驢回家，回到住處時，大門大致已掩上多時了。

那時我既不能作事，也不打量出去，只好輪在床上，靜靜的思索一切。從窗口望到外邊黃昏的景色，望到爲黃昏所侵蝕的亭子上縱橫木樑，彷彿有些精靈在我身邊。我想起一切人事哀樂的分野。

記起另一時在一個朋友家裏吃酒，主人多喝了一杯，稍稍覺得過量了，這朋友拉了我的手，大聲的教訓我，告我說，他的未婚妻說過我是「永遠寂寞的男子」，且說「即或

同一個人做一些不規矩的事情，也仍然要想到另外一個事上去，而顯得當前行爲無聊的。」這人到後結了婚又離婚，那「一言中的」的女子，如今又嫁了一個人了。在我記憶裏，却長有這樣一個逗人動心的溫暖的感覺。那女人的一句話成了我憂鬱生活的糧食，我重復念到這一句話時，心中激動的十分厲害。這中年衰弱的心，不爲當前生活而注意，却儘在想像中得失裏而盤旋。但是，雖想到那些生命的過去，眼前使我心跳的事還是很

多！

我的住處的屋外水閣，原是平常時節××學生談話最好的一處，遠屋的長廊，鋪得是極整齊的方磚，這時節長廊一帶的真珠梅，開放得正是十分動人，黃昏裏，照例常有卽或是從脚步聲音同微微的氣息裏也知道是年輕的女人們，伴着她姊妹朋友，來到這地方，她們從窗外過身時，隱約苗條的身影，以及她們的笑謔，她們的低聲談話，都給我一種動搖，攪起我心上一一些曖昧的不端莊的慾望。這些聲音漸漸的遠了，投在我心上所起的微波，也漸漸的平靜了，注日到窗外的黃昏，我似乎得到了什麼同時也失掉了什麼。有時

這些年青人立在我的窗外坐到我作事的椅子上去輕輕的談着一切兒女們事情或只適宜於兩個人商量的事情，在這情形下，我便重新記起了我朋友那個太太說及的一句話，我很沉鬱，但我還仍然不驚動這些不速之客，仍然凝視到窗外的黃昏。我很羨慕這個黃昏裏的一切，本來這黃昏，應當是一個能領略黃昏的人所佔有的，但那時節我彷彿與黃昏無分。一隻蝙蝠或一隻蝶類，在我的紗窗上作聲，聽到窗外人爲了小小驚訝說出的笑話，本來以爲房裏沒有人的她們，其中一個正要回去了，就常常說，「好像有人在偷聽我們的話，我們應當走了」的話時，我心中總十分感動。到後人就當真走了，我那時，很願意打誰一掌，又彷彿被人打了一掌。

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裏，我曾經說過那種意思的話：這世界有一些人在「生活」裏「存在」，有一些人又在「想像」裏「生活」。我自然應屬於後面的一種人。坐在水閣前椅子上或欄干上，與最知心的朋友，捏着手挨着身子，消受這平靜美麗的黃昏的人走去了，我一個人便到適間有女人所在處，慢慢的散步來回的走着，把自己分成兩個人，談論

到一切問題。我把那最美的詞辯給我想像裏的另一個人，我自己說的話，總是雖誠實却并不十分聰明的話。到後「我們」就坐下了，「我們」在黃昏裏終於沉默了。到那時，我眼睛濕了。我向虛空微笑，向虛空點頭，向虛空伸出瘦瘦的手兒，什麼也沒有捏到。一個大水鳥之類，振動翅膀在我頭上飛過去，即刻又消失了，抬起頭來搜尋那聲音時，才知到天上已有了許多小小星子，正比如喻中女人的眼睛，凝視到我，也不害羞，也不旁瞬。

我這時躺在床上并不爬起，另一個日子裏的黃昏使我出神。

已經夜了，應當使燈發亮了，我還得把一個短短的文章乘到夜裏燈下來寫完，好明早便可寄發出去。但我并不注意這件事，也不打量出去。我躺在床上，聽到園外大路上有大車過身，慢慢的，鈍重而悶人的，轉動到那兩個輪子，我想了好一會保留在我記憶裏一切形像的馬匹，那些馬匹彷彿是我朋友一樣，我們有一種真實的友誼。

這場車到後遠去了，於是聽到廊的一端有人說話的聲音。於是聽到有兩個人走路脚步的聲音，這聲音，由於習慣雖還隔得很遠，我就明白是一對年青男女了。我知道他們

所取的路線，一定要經過我的窗下。我算定他們見到這地方的僻靜，要由於男子的提議，稍稍耽擱一會。這兩人在無意中爲我帶來一點喜悅，同時也帶來一點憂愁。

長廊到了我的窗下，因爲一個水閣的位置，忽然寬闊展開了。這兩人不久就從窗下過身，到了水閣前面，那男的一個，如我可想像的神氣，溫柔的說：

「不要走了，到這里坐坐罷。」

女的輕輕的說：「這里有人住。」

雖這樣說兩人似乎仍然停下了。

兩人似乎就并肩立在欄干前面，眺望園中的暮景，沉默了很久時間。

到後什麼話也不說，大約女的先走了，男的也跟着走去了。聽到聲音去遠以後，我想爬起來在窗邊望望。本來還打算到外面去坐坐，忽然又覺得這樣一來便觸着了別人的忌諱，也即刻中止了。

過了一會，聽到又有了第二種腳步聲音，在廊下方磚上響着，從聲音上我知道這是

才作答，這朋友到後就又向回路上走去了。

我正覺得我作的事不甚得體，想起來去追回那個朋友，又聽到廊下另一端有

音。我明白是先前那兩個人。大約先一時因為恐怕我在房中，所以走到長廊盡頭小亭子坐下，到後見到這里有人喊問，也不見屋中有人答應，以為我一定不在住處，所以又同女人來到窗外水閣前面了。

我聽到這兩個人坐到欄干上，那個女的把鞋後跟敲着柱子，剝剝的響着。坐了許久，才聽到男的說話，男的說了，女的也說，他們似乎在討論到另一個人另一回事。

說些什麼話我先還沒有聽得清楚，但久了一點，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他們自己，也正如一般人那麼在不甚習熟的情人面前，因為誰也沒有即刻敢放肆的用那個微抖的嘴唇貼近另一個嘴唇的勇氣，所以他們使用一些兩人皆知是廢話的言語，支持到這

當前不變的形式。他們把言語稍稍加重一點時，我便聽到的說，他自己近來「重了三磅」，女的說醫生勸她「吃鹽」。這分明全是空話，兩人皆非常明白，因為這暮色籠罩一切，這平靜美麗的黃昏，不是說鹽說肉的時節！到後兩人果然沉默了。再過了一會兒時節，我彷彿就聽到有些聲音，彷彿兩人之間有了些小小爭持。

這兩人之間，一定發生了一種沉默的戰爭，譬如一隻手想悄悄的摟着一樣東西，那另外一隻手便抗拒着，一個頭想漸漸的抖擻到那一個頭，頭也可以扭着偏着。或者這戰爭不是一隻手的事，各人將使用兩隻手，各人皆臉兒發燒心兒急跳。

我打量爬起來看看，自然是辦不到的，只躺在床上，猜想這戰爭的結局。我想到女的，一定退到柱旁去，先是用手抵拒到一件新的事情，到後手便在意料以內情形下失

！那男的兩手，佔領了應佔領的地方，把女的腰如一塊

明。那男子說：

「××，我先是站在天堂的門邊，如今又到過天堂的裏面了。」

女的似乎什麼也沒有說的，只數着自己心兒的跳躍。或者她想起的是這一個天堂的事，或者她還想起另外一個她自己也還不會到過的天堂。

男的又說：「我幸福得想哭了，信我說的話，我保留到這個平生最美的印象，一定同我生命一樣長，一樣久。」

女的說：「我不相信，你們的口能欺侮人，也能謊人。」

「我向你賭咒我可以……」

「照例又都會賭咒發誓」

重新起了戰爭，兩人默默的，在我想像裏所估計的情形下沉默了。大致長久的擁抱中，一隻手的形勢，是不是甘於維持在既得的現狀下，我是不甚明白的。我猜想那些有教育的人，爲了「好奇」，在一種方便中他一定要用手旅行到一個新的地方去。他一定爲

一些新的發現所驚奇，也正如那個女子爲了一些新的行爲而害羞一樣。仍然是手與手的抵拒，仍然是抵拒而投降了，我重復聽到那個女子低低的一聲嘆息。

只彷彿聽到男子說：「我手如今鍍了金。」

我的心，我的一切官覺，皆爲這一個分量沉重的事情而壓迫着。

人事的雷雨過去以後，我到後聽到兩人低低的笑了。

××學校的大鐘響了幾下，兩人沉默的從長廊走去了，我數着那個女子的鞋底聲音，我似乎跟着他們出了□園的大門，我似乎在路旁的電燈下，望到一個秀美蒼白的臉子。我似乎聽到那個女子在心上計算到自己的行爲，把自己的身子，緊傍着那另一個男子。

好久好久我才爬起身來，開了門走出去，傍着那亭柱，站了半天不動。望到深藍的天空，嵌滿了小小星子，我似乎讀了一首以人生作題材的詩，這詩的內容，保留到我的記憶裏，永遠不能消失，也永遠使我想到這詩的某一章在臉上作着苦笑。

第二天，聽差掃地時，拏了一條小小綢巾來，問是不是我掉下的。我說不是，聽差便說一定是昨天女先生們玩時掉下的了，便預備拏回去，但我又把聽差叫回來，告他手巾是我的。

聽差好像看透了我心上的事，又好像以為正因他猜準了我的心事，怕我生他的氣，故告給我這手巾是在廊下拾起的。他見我不作聲，儼然我的墨水瓶即刻就要拋擲到他頭上去了，就忙把手巾放到桌上，忙退出去了。

望到手巾好像如露水濕透了的樣子，我說：「你倒一點水來罷，我有用處。」水來後，本來預備把這手巾洗洗，到後却又想起了什麼事情，不願意洗了。

朋友口君來談天，當笑話似的，說我黃昏時節，如到外邊去跑跑，則這個地方，會有年青人賞識牠的幽僻無人，作一些新鮮事情。我記到昨天的事，同另外那一條收藏在箱子裏的手巾，我不願理會我那個朋友的瘋話，只坐到欄干上去，要朋友告我這詩蘆葦裏對林裏有多少種鳥聲。

我心想，這個五月結束六月還剛開始！過了一會，忽然問朋友，到暑假時，是不是有許多年青男女學生都得回去，朋友大致這時正在考慮到一種黃昏裏叫得動人的雀兒，想明白這鳴聲同牠的性生活有何等關係，所以就回答我說：

「凡是大聲的叫，如杜鵑播穀一類，牠的伴侶一定同牠隔得很遠。」

我說：「我問你的人，不是鳥。」

朋友還是不明白，就說：「人自然不同，人并不叫，因為比鳥進步多了。」

聽到朋友這答非所問的錯誤處，我只能皺了眉頭望那博學朋友，什麼話也不說了。

朋友走後我躺到床上去，等候黃昏的重來，黃昏終於又悄悄的來了。

上海關心到我生活的人，來信問，是不是人到了北京好一點？回信却說，很願意再回上海。

廿年六月廿一寫於北京西郊十月改於青島

楊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灣裏，溪水沿到山脚流過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灣處忽然轉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到牠，在急流處築了一座石頭碾坊，這碾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叫楊家碾坊了。

從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裏比屋連牆，嘉樹成蔭，正是十分興旺的樣子。往下看，夾溪有無數山田，如堆積蒸糕，因此種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紮了無數水車，用椿木做成橫軸同撐柱，圓圓的如一面鑼，大小不等豎立在水邊。這一羣水車，就同一羣游手好閒的人一樣，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咿咿呀呀唱着意義含糊的歌。

一個堡子裏只有這樣一座碾坊，所以凡是堡子裏碾米的事都歸這碾坊包辦，成天有人輪流挑了倉穀來，把穀子倒到石槽裏去後，抽去水閘的板，棧槽裏水衝動了下面的

階輪，石磨盤帶着動情的聲音，卽刻就轉動起來了。於是主人一面談着一件事情，一面清理到簸籬篩子，到後頭上包了一塊白布，擎着一個長把的掃帚，追逐着磨盤，跟着打圈兒，掃除溢出槽外的穀米，再到後，穀子便成白米了。

到米碾好了，篩好了，把米糠挑走以後，主人全身是灰，常常如同一個滾到豆粉裏的湯圓，然而這生活，是明明白白比堡子裏許多人生活還從容，而爲一堡子中人所羨慕的。

凡是到楊家碾坊碾過穀子的，皆知道楊家三三。媽媽十年前嫁給守碾坊的楊三三，五歲，爸爸就丟下碾坊同母女，什麼話也不說死去了。爸爸死去後，母親作了碾坊的主人，三三還是活在碾坊裏，吃米飯同青菜小魚雞蛋過日子，生活毫無什麼不同處。三三先是望到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後爸爸不見了，媽媽又成天全身是糠灰，於是三三在哭裏笑裏慢慢的長大了。

媽媽隨着碾槽轉，提着小小油瓶，爲碾盤的木軸鐵心上油，或者很興奮的坐在屋角，拉動架上的篩子時，三三總很安靜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熱天坐到有風涼處吹風，用包

谷杆子作小籠，冬天則伴同貓兒蹲到火桶裏，剝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時候從碾米人手上得到一個蘆管作成的噴哪，就學着打大雛的法師神氣，屋前屋後吹着，半天還玩不厭倦。

這磨坊外屋上牆上爬滿了青藤，繞屋全是葵花同棗樹，疏疏的樹林裏，常常有三三葱綠衣裳的飄忽。因為一個人在屋裏玩厭了，就出來坐在廢石槽上洒米頭子給雞吃，在這時，什麼雞欺侮了另一隻雞，三三就得趕逐那橫蠻無理的雞，直等到媽媽在屋後聽到雞聲代為討情時才止。

這磨坊上游有一潭，四面有大樹覆蓋，六月裏陽光照到水面。碾坊主人在這潭中養得有白鴨子，水裏的魚也比上下溪裏特別多。照一切習慣，凡靠自己屋前的水，也算爲自己財產的一份。水壩既然全爲了碾坊而築成的，一鄉公約不許毒魚下網，所以這小溪裏魚極多。遇到有不甚面熟的人來釣魚，看到潭邊幽靜，想蹲一會兒，三三見到了時，總向人說：「不行，這魚是我家潭裏養的，你到下面去釣罷。」人若頑皮一點，聽到這個話等於不聽到，仍然擎着長長的杆子，攔到水面上去安閒的吸着煙管，望到這小姑娘發笑，使三三

急了，三三便喊叫她的媽，高聲的說：「娘，你瞧，有人不講規矩釣我們的魚，你來折斷他的杆子，你快來！」娘自然是不會來干涉別人釣魚的。

母親就從沒有照到女兒意思折斷過誰的杆子，照例將說：「三三，魚多咧，讓別人釣罷。魚是會走路的，上面總爺家塘裏的魚，因為歡喜我們這里的水，都跑來了。」三三照例應當還記得夜間做夢，夢到大魚從水裏躍起來吃鴨子，聽到這個話，也就沒有什麼可說了，只靜靜的看着，看這不講規矩的人，釣了多少魚去。她心裏記着數目，回頭還得告給媽媽。

有時因為魚太大了一點，上了釣，拉得不合式，撇斷了釣杆，三三可樂極了，彷彿娘不同自己一夥，魚反而同自己是一夥了的神氣，那時就應當輪到三三向釣魚人咧着嘴發笑了。但三三却常常急忙跑回去，把這事告給母親，母女兩人同笑。

有時釣魚的人是熟人，人家來釣魚時，見到了三三，知道她的脾氣，就照例不忘記問：「三三，許我釣魚罷。」三三便說：「魚是各處走動的，又不是我們養的，怎麼不能釣。」

釣魚的是熟人時，三三常常搬了小小木凳子，坐到旁邊看魚上釣，且告給這人，另一時誰個把釣杆撇斷的故事。到後這熟人回到磨坊時，把所得的大魚分一些給三三家，三三看着母親用刀破魚，掏出白色的魚腩來，就放到地下用腳去踹，發聲如放一枚小爆竹，聽來十分快樂。魚洗好了，揉了些鹽，三三就忙取麻線來把魚穿好，挂到太陽下去晒。到有客時，這些乾魚同辣子炒在一個碗裏待客，母親如想到折釣杆的話，將說：「這是三三的魚。」三三就笑，心着想：「怎麼不是三三的魚？潭裏的魚若不是我照管，早被看牛小孩捉完了。」

三三如一般小孩，換幾回新衣，過幾回節，看幾回獅子龍燈，就長大了，熟人都說看到三三是在糠灰裏長大的。一個堡子裏的人，皆願意得到這糠灰裏長大的女孩子作媳婦，因為人人都知道這媳婦的裝奩是一座石頭作成的碾坊。照規矩，十五歲的三三，要招郎上門也應當到時候了，但媽媽有了一點私心，記得一次籤上的話語，不大相信媒人的話語，所以這磨坊還是只有母女二人，不會有誰添入。

三三大了，還是同小孩子一樣，一切得傍着媽媽。母女兩人把飯吃過後，在流水裏洗了臉，望到行將下沉的太陽，一個日子就打發走了。有時聽到堡子裏的鑼鼓聲音，或是什麼人接親，或是什麼人做齋事，「娘，帶去看，」又像是命令，又像是請求的說着，若無什麼別的理由推辭時，娘總得答應同去。去一會兒，或停頓在什麼人家喝一杯蜜茶，荷包裏塞滿了榛子胡桃，預備回家時，有月亮天什麼也不用，就可以走回家，遇到夜色晦黑，燃了一把油柴，畢畢剝剝的響着爆着，什麼也不必害怕。若到總爺家寨子裏去玩時，總爺家還有長工打了燈籠送客，一直送到碾坊外邊。只有這類事是頂有趣味的事，在雨裏打燈籠走夜路，三三不能常常得到這機會，却常常夢到一人那麼擎着小小紅紙燈籠，在溪旁走着，好像只有魚知道這會事。

當真說來，三三的事，魚知道的比母親應當還多一點，也是當然的。三三在母親身旁，說的是母親全聽得懂的話，那些凡是母親不明白的，差不多都在溪邊說的。溪邊除了鴨子就只有那些水裏的魚，鴨子成天自己哈哈的叫個不休，那里還有耳朵聽別人說話？

這個夏天，母女兩人一吃了晚飯，不到日黃昏，總常常過堡子裏一個人家去，陪一個將遠嫁的姑娘談天，聽一個從小寨來的人唱歌。有一天，照例又進堡子裏去，却因為談到繡花，使三三回碾坊來取樣子，三三就一個人趕忙跑回碾坊來，快到屋邊時，黃昏裏望到溪邊有兩個人影子，有一個人到樹下，擎着一枝杆子，好像要下釣的神氣，三三心想這一定是來偷魚的，照規矩喊着：『不許釣魚，這魚是有主人的！』一面想走上前去看是什麼人。

就聽到一個人說：『誰說溪裏的魚也有主人，難道溪裏活水也可養魚嗎？』

另一人又說：『這是碾坊裏小姑娘說着玩的。』

那先一個人就笑了。

旋即又聽到第二個人說：『三三，三三，你來，你魚都捉完了！』

三三聽到人家取笑她，聲音好像是熟人，心裏十分不平，就衝過去，預備看是誰在此撒野，以便回頭告給母親。走過去時，才知道那第二回說話的人是總爺家管事先生，另外

同一個從不見面的年青男人。那男人手裏擎的原來只是一個拐杖，不是什麼釣杆。那管事先生是一個堡子裏知名人物，他認得三三三，三三三也認識他，所以當三三三走近身時，就取笑說：

「三三三，怎麼魚是你家養的？你家養了多少魚呀！」

三三三見是總爺家管事先生，什麼話也不說了，只低下頭笑。頭雖低低的，却望到那個好像從城裏來的人白褲白鞋，且聽到那個男子說：「女孩很聰明，很美，長得不壞。」管事的又說：「這是我堡裏美人。」兩人這樣說着，那男子就笑了。

到這時，她猜到男子是對她望着發笑！三三三心想：「你笑我幹嗎？」又想：「你城裏人只怕狗，見了狗也害怕，還笑人，真虧你不羞。」她好像這句話已說出了口，爲那人聽到了，故打量跑去。管事先生知道她要害羞跑了，故說：「三三三，你別走，我們是來看你碾坊的姑娘呢。」

「到堡子裏聽小寨人唱歌去了，是不是？」

「是的。」

「你怎麼不歡喜聽那個？」

「你怎麼知道我不歡喜？」

管事先生笑着說：「因為看你一個人回來，還以為你是聽厭了那歌，擔心這潭裏魚被人偷盡，所以……。」

三三同管事先生說着，慢慢的把頭抬起，望到那生人的臉目了，白白的臉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就估計莫非這人是唱戲的小生，忘了擦去臉上的粉，所以那麼白……那男子見到三三不再怕人了，就問三三：

「這是你的家裏嗎？」

三三說：「怎麼不是我家裏？」

因為這答話很有趣味，那男子就說：

「你不怕水衝去嗎？」

「嗨，」三三抵着小小的美麗嘴唇，很很的望了這陌生男子一眼，心裏想：「狗來了，狗來了，你這人嚇倒落到水裏，水就會衝去你。」想着當真衝去的情形，一定很是好笑，就不理，這兩個人笑着跑去了。

從碾坊取了花樣子回向堡子走去的三三，在潭邊再上游一點，望到那兩個白色影子還在前面，不高興又同這管事先生打麻煩，故跟到這兩個人身後，慢慢的走着。聽到兩個人說到城裏什麼人什麼事情，聽到說開河，聽到說學務局要總爺辦學校，因為這兩個人皆不知道有人在後面，所以自己覺得很有趣。到後又聽到管事先生提起碾坊，提起媽媽怎麼人好，更極高興。再到後，就聽到那城裏男人說：

「女孩子倒真俏皮，照你們鄉下習慣，應當快放人了。」

那管事的先生笑着說：「少爺歡喜，要總爺做紅葉，可以去說說。不過這磨坊是應當由姑爺管業的。」

三三輕輕的吓了一口，停頓了一下，把兩個指頭緊緊的塞了耳朵。但仍然聽到那兩人的笑聲，想知道那個由城裏來好像唱小生的人還說些什麼，故不久就仍然跟上前去了。

那小生說些什麼可聽不明白，就只聽那個管事先生一人說話，那管事先生說：「少爺做了磨坊主人，別的不說，成天可有新鮮雞蛋吃，也是很值得的！」話一說完，兩人又笑了。

三三這次可不能再跟上去了，就坐在溪邊的石頭上，臉上發着燒，十分生氣。心裏想：「你要我嫁你，我偏不嫁你！我家裏的雞縱成天下二十個蛋，我也不曾給你一個蛋吃。」坐了一會，涼涼的風吹臉上，水聲淙淙使她記憶到先一時估計中那男子爲狗嚇倒跌在溪裏的情形，可又快樂了，就望到溪裏水深處，一人自言自語說：「你怎麼這樣不中用，管事的救你，你可以喊他救你！」

到宋家時，正聽宋家婦子說到一件已經說了一會兒的事情，只聽到宋家婦人說：

「……他們養病倒希奇，說是養病，日夜睡在廊下風裏讓風吹……臉兒白得如閨女，見了人就笑……誰說是總爺的親戚，總爺見他那種恭敬樣子，你還不見到。福音堂洋人還怕他，他要媳婦有多少！」

母親就說：「那麼他養什麼病？」

「誰知道是什麼病？橫順成天吃那些甜甜的藥，在床上躺着，到城裏是享福，到鄉裏也是享福。老庚說，害第三期的病，又說是癆病，說也說不清楚。誰清楚城裏人那些病名字。依我想，城裏人歡喜害病，所以病的名字也特別多，我們不能因害病耽擱事情，所以除瘴疾就只發燒肚瀉，別的名字的病，也就從不到鄉下來了。」

另外一個婦人因為生過瘰癧，不大悅服宋家婦人武斷的話，就說：「我不是城裏人，可是也害城裏人的病。」

「你舅媽是城裏人！」

「舅媽管我什麼事？」

「你文雅得像城裏人，所以才生瘍子！」

這樣說着，大家全笑了。

母女兩人回去時，在路上三三問母親：「誰是白白臉龐的人？」母親就照先前一時聽人說過的話，告給三三，堡子裏總爺家中，如何來了一位城裏的病人，樣子如何美，性情如何怪。一個鄉下人，對於城中人隔膜的程度，在那些描寫裏是分明易見的，自然說得十分好笑。在平常時節，三三對於母親在敘述中所加的批評與稍稍過分的形容，總覺得母親說得極其儼然，十分有味，這時不知如何却不大相信這話了。

走了一會，三三忽問：

「娘，娘，你見到那個城裏白臉人沒有呢？」

媽媽說：「我怎麼見到他？我這幾天又不到總爺家裏去。」

『三三心想：』你不見到怎麼說了那麼半天。』

三三知道媽媽不見到的自己倒早見到了，把這件事祕密着，却十分高興，以爲只有自己明白這件事情，凡是說到城裏人的都不甚可靠。

兩人到潭邊，三三又問：

「娘，你見到總爺家管事先生沒有？」

若是娘說沒有見過，反問她一句，那麼，三三就預備把先前遇到總爺家那兩個人的，一切都說給媽媽聽了。但母親這時正想到別一個問題，完全不關心到三三身上的事，所以三三把昨天的事瞞着母親，一個字不提。

第二天三三的母親到堡子裏去，在總爺家門前，碰到那個從城裏來的白臉客人，同總爺的管事先生。那管事先生告她，說他們昨天會到碾坊前散步，見到三三，又告給母親說，這客人是從城裏來養病的客人。到後就又告給那客人，說這個人就是碾坊的主人楊伯伯。客人說，真很同三小姐相像。那人又說三三長得很好，很聰敏，做母親的真福氣。說了陣話，把這老婦人說快樂了，在心中展開了一個幻象，感到自己覺得有些近於糊塗的

三
事情，忙匆匆的回到三三去，望到碾坊癡笑。

三三不知母親爲什麼今天特別樂，就問母親到了些什麼地方，遇到了誰。

母親想，應當怎麼說才好，想了許久才說：

「三三，昨天你見到誰？」

三三說：「我見到誰？」

娘就笑了，「三三你記記，晚上天黑時，你不見到兩個人嗎？」

三三以爲是娘知道一切了，就忙說，「人是有兩個的，一個是總爺家管事的先生，一

個是生人……」

「不怎麼。我告你，那個生人就是城裏來的少爺，今天我見到他們，他們說已經同你認識了，所以我們說了許多話。那少爺像個姑娘樣子。」母親說到這裏時，想起一件事好笑。

三三以爲媽媽是在笑他，偏過頭去看土地上灶馬，不理母親。

母親說：「他們問我要雞蛋，你下半年送二十個去，好不好？」

三三聽到說雞蛋，打量昨天兩個男人說的笑話都爲母親知道了，心裏很不高興，說道：「誰去送他們雞蛋，娘，我說……他們是壞人！」

母親奇怪極了，問：「怎麼是壞人？」

三三紅了臉不願答應，母親說：

「三三，你說甚麼事？」

遲了許久，三三才說：「他們背地裏要找總爺做媒，把我嫁給那個白臉人。」

母親聽到這話什麼也不說，笑了好一陣。到後看到三三要跑了，才拉着三三說：「小報應，管事先生他們說笑話，這也生氣嗎？誰敢欺侮你？總爺是一堡子的主人，他會爲你罵他們……」

說到後來三三也被說笑了。

她到後來就告給娘城裏人如何怕狗的話，母親聽不作聲，好久以後，才說：「三三，

你真是還像小丫頭，什麼也不懂。」

第二天，媽媽要三三送雞子到總爺家去，三三不說什麼，只搖頭，媽媽既然答應了人家，就只好親自送去。母親走後，三三一個人在碾坊裏玩，玩厭了又到潭邊去看鴨子，看了一會鴨子，等候母親還不回來，心想莫非管事先生同媽媽吵了架，或者天熱到路上發了痧……心裏老不自在，回到碾坊裏去。

但母親可仍然回來了，回到碾坊一臉的笑，跨着腳如一個男子神氣，坐到小凳上，告給三三如何見到那少爺，那少爺如何要她坐到那個用粗布做成的軟椅子上去，搖着宕着像一個搖籃。又說到城裏人說的三三如何不念書，城裏女人是全念書。又說到……

三三正因為等了母親半天，十分不高興，如今聽到母親說到的話，莫明其妙，不願意再聽，所以不讓母親說完就走了。走到外邊站到溪岸旁，望着清清的溪水，記起從前有人告訴她的話，說這水流下去，一直從山裏流一百里，就流到城裏了。她這時忖想……什麼時候我一定也不讓誰知道，就要流到城裏去，一到城裏就不回來了。但若果當真要流去

時，她願意那碾坊，那些魚，那些鴨子，以及那一匹花貓，同她在一處流去。同時還有她很想母親永遠和她在一處，她才能夠安安靜靜的睡覺。

母親不見到三三了，站在碾坊門前喊着：

「三三，三三，天氣熱，你臉上晒出油了，不要遠走，快回來！」

三三一面走回來，一面就自己輕輕的說：「三三不回來了！」

下午天氣較熱，倦人極了，躺到屋角竹涼床上的三三，耳中聽着遠處水車陸續的懶懶的聲音，迷着眼睛望到母親頭上的髻子，彷彿一個瘦人的臉，越看越活，朦朧朧便睡着了。

她還似乎看到母親包了白帕子，擎着掃帚追趕碾盤，繞屋打着圈兒，就聽到有人在外面說話，提到她的名字。

只聽到說：「三三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不出來？」

她奇怪這聲音很熟，又想起不起是誰的聲音，趕忙走出去，站在門邊打望，才望到原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久，打量逃走自然是難辦到的，到後就被管事先生拉着牽進小院子來了。

聽到那個人請自己坐下，聽到那個人同母親說那天在溪邊見到自己的情形，三三望到另一邊，傍到母親身旁，一句話不說。

坐了一會兒，出來了一個穿白袍戴白帽古怪裝扮的女人，三三先還以為是男子，不敢細細的望，到後聽到這女人說話，且看她站到城裏人身旁，用一根小小管子塞到那白臉男子口裏去，又抓了男子的手捏着，捏了好一會，拏一枝好像筆的東西，在一張紙上寫了些什麼記號。那少爺問「多少豆，」就聽到回答說：「同昨天一樣。」且因為另外一句話聽到這個人笑，才曉得那是一個女人。這時似乎媽媽那一方面，也剛剛才明白這是一個女人，且聽到說「多少豆，」以為奇怪，所以兩人互相望到都笑了。

看到這母女生疏的情形，那白袍子女人也覺得好笑，就不即走開。

那白臉城裏人說，「周小姐，你到這地方來一個朋友也沒有，就同這個小姑娘做個朋友罷。她家有個好碾坊，在那邊溪頭，有一個動人的水車，前面一點還有一個好堰堤，你

同她做朋友，就可到那兒去玩，還可以釣些魚回來。你同她去那邊林子裏玩玩罷，要這小姑娘告你那些花名草名。」

這周小姐就笑着過來，拖了三三的手，想帶她走去。三三想不走，望到母親，母親却做樣子努嘴要她去，不能不走。

可是到了那一邊，兩人即刻就熟了。那看護把關於鄉下的一切，這樣那樣問了她許多，她一面答着，一面想問那女人一些事情，却找不出一句可問的話，只很希奇的望到那一頂白帽子發笑。

過後聽到母親在那邊喊自己的名字，三三也不知道還應當同看護告別，還應當說些什麼話，只說媽媽喊我回去，我要走了，就一個人忙忙的跑回母親身邊，同母親走了。

母女兩人回到路上走過了一個竹林，竹林裏正當到晚霞的返照，滿竹林是金色的光。三三把一個空籃子戴在頭上，扮作釣魚的樣子，同時想起總爺家養病侍病人那個戴白帽子的人，就同媽媽說，

「娘，你看那個女人好不好？」

母親說，「那一個女人？」

三三好像以爲這答復是母親故意裝作不明白的樣子，故稍稍有點不高興，向前走去。

媽媽在後面說，「三三，你說誰？」

三三就說：「我說誰，我問你先前那個女子，你還問我！」

「我怎麼知道你是說誰？你說那姑娘，臉龐紅紅白白的，是說她嗎？」

三三才停着了脚，等着她的媽。且想起自己無道理處，悄悄的笑了。母親趕上了三三，推着她的背，「三三，那姑娘長得體面，你說是不是？」

三三本來就覺得這人長得體面，聽到媽媽先說，所以就故意說，「體面什麼？像一條菜瓜，也是體面！」

「人家是讀過書來的，你不看過她會寫字嗎？」

「娘，加你明天要她拜你做乾媽罷。她讀過書，娘近來只歡喜讀書的。」

「嗨，你瞧你！我說讀書好，你就生氣。可是……你難道不歡喜讀書的嗎？」

「男人讀書還好，女人讀書討厭咧。」

「你以為她討厭，那我們以後討厭她得了。」

「不，幹嗎說「討厭她得了」？你并不討厭她！」

「那你一人討厭她好了。」

「我也不討厭她！」

「那是誰該討厭她？三三，你說。」

「我說，誰也不該討厭她。」

母親想着這個話就笑，三三想着也笑了。

三三於是又忽忽的向前走去，因為黃昏太美了，三三不久又停頓在前面楓樹下了，還要母親也陪她坐一會，送那片雲過去再走。母親自然是不會不答應的。兩人坐在那石

條上子，三三把頭上的籃兒取下後，用手整理到頭髮，就又想起那個同男人一樣短頭髮的女人。母親說：「三三，你用圍裙揩揩臉，臉上出汗了。」三三好像不聽到媽媽的話，望到另一方，她心中出奇，爲甚麼有許多人的臉，白得像茶花。她不知不覺又把這個話同母親說到了，母親就說，這就是他們稱呼爲城裏人的理由，不必擦粉臉也總是很白的。

三三說：「那不好看，」母親也說「那自然不好看。」三三又說：「宋家的黑子姑娘才真不好看。」母親因爲到底不明白三三意思所在，所以再不敢攪言，就只貌作留神的聽到，讓三三自己去作結論。

三三的結論就只是故意不同母親意見一致，可是母親若不說話時，自己就不須結論，也閉了口，不再作聲了。

是另外一天，有人從大寨裏挑穀子來碾坊的，挑穀子的男人走後，留下一個女人在旁邊照料到一切。這女人具一種歡喜說話的性格，且不久才從六十里外一個寨上吃食酒回來，自一吐子約故事，同許多消息，得同一個人說說才舒服，所以就拏來與碾坊母女

兩人說。母親因爲自己有一個女兒，有些好奇的理由，專歡喜問人家到什麼地方吃喜酒，看到些什麼體面姑娘，看到些什麼好嫁裝。她還明白，照例三三也願意聽這些故事，所以就向那個人，問了這樣又問那樣，要那人一五一十說出來。

三三聽到這些話，却靜靜的坐在一旁，用耳朵聽着，一句話不說，有時說的話那女人以爲不是女孩子應當聽的，聲音較低時，三三就裝作毫不注意的神氣，用繩子結連環玩，實際上仍然聽得清清楚楚。因爲聽到那些怪話，三三忍不住要笑了，却別過頭去悄悄的笑，不讓那個長舌婦人注意到。

到後那兩個老太太，自然而然就說到總爺家中的來客，且說到一個白袍白帽的女人了。那婦人說：她聽說這白帽白袍女人，是用錢雇來的一個女人，雇來照料到那個少爺，好幾兩銀子一天。但她却又以爲這話不十分可靠，她以爲這人一定就是城裏人的少奶奶，或者小姨太太。

三三的媽媽意見却同那人的恰恰相反，她以爲那白袍女人，決不是少奶奶。

那婦人就說，「你怎麼知道決不是少奶奶？」

三三的媽說，「怎麼會是少奶奶。」

那人說，「你告我些道理。」

三三的媽說，「自然有道理，可是我說不出。」

那人說，「你又不看到，你怎麼會知道。」

三三的媽說，「我怎麼不看到……」

兩人爭着不能解決，又都不能把理由說得完全一點，尤其是三三的母親，又忘記說是聽到過那少爺喊叫過周小姐的話，來用作證據，三三却記到許多話，只是不高興同那個婦人去說，所以三三就用別種的方法打亂了兩人不能說清楚的問題。三三說，「娘，莫爭這些事情，幫我洗頭罷，我去熱水。」

到後那婦人把米碾完挑走了，把水熱好了的三三，坐在小櫥上一面解散頭髮，一面帶着抱怨神氣說：

「娘，你真奇怪，歡喜同老娘子說空話。」

「我說了些什麼空話？」

「人家媳婦不媳婦管你什麼事。」

……

母親想起什麼事來了，抿着口就癡了半天，似乎還嘆了一口氣。

過幾天，那個白帽白袍的女人，却同總爺家一個小女孩子到礦坊來玩了，玩了大半天，說了許多話，媽媽因為第一次有這麼一個客人，所以走出走進，只想殺一隻母雞留客吃飯，但又不敢開口，所以十分為難。

三三則把客人帶到溪下游一點有水車的地方去，玩了好一陣，在水邊摘了許多金針花，回來時又取了釣竿，搬了凳子，到溪邊去陪白帽子女人釣魚。

溪裏的魚好像也知道湊趣，那女人一根釣竿，一會兒就得了四隻大鯽魚，使她十分

歡喜。到後應當回去了，女人不肯掣魚回去，母親可不答應，一定要她掣去。并且因爲白帽子女人說南瓜子好吃，就又爲取了一口袋的生瓜子，要同來的那個小女孩代爲掣着。

再過幾天那白臉人同總爺家管事先生，也來釣了一次魚，又掣了許多禮物回去。

再過幾天那病人却同女人在一塊兒來了，來時送了一些用瓶子裝的糖，還送了些別的東西，使主人不知如何措置手脚。因爲不敢留這兩個尊貴人吃飯，所以到兩人臨走時，三三母親還捉了兩隻活雞，一定要他們帶回去。兩人都說留到這里生蛋，用不着捉去，還不行，到後說等下一次來再殺雞，那兩隻雞才被開釋放下了。

自從這兩個客人到礮坊這次以後，礮坊裏有點不同過去的樣子，母女兩人說話，提到「城裏」的事情就漸漸多了。城裏是什麼樣子，城裏有些什麼好處，兩人本來全不知道。兩人用總爺家的派頭，同那個白臉男子白袍女人的神氣，以及平常從鄉下人聽來的種種，作爲想像的根據，摹擬到城裏的一切景况，都以爲城裏是那麽一種樣子：一座極大的用石頭壘就的城，這城裏就有許多好房子，每一棟好房子裏面住了一個老爺同一羣

少爺，每一個人家都有許多成天穿了花綢衣服的女人，裝扮得同新娘子一樣，坐在家中房裏，什麼事也不必作。每一個人家，屋子裏一定都有許多跟班同丫頭，跟班的坐在大門前接客人的名片，丫頭便爲老爺剝蓮心去燕窩的毛。城裏一定有很多條大街，街上全是車馬，城裏有洋人，腳幹直直的，就在這類大街上走來走去。城裏還有大衙門，許多官如包龍圖一樣，威風凜凜，一天審案到夜，夜了還得點了燈審案。城裏還有舖子，賣得是各樣稀奇古怪的東西。城裏一定還有許多廟，廟裏成天有人唱戲，成天也有人看戲，看戲的全是坐在一條板凳上，一面看戲一面剝黑瓜子。

自然這些情形都是實在的。這想像中的都市，像一個故事一樣動人，保留在母女兩人心上，却永遠不使兩人痛苦。他們在自己習慣中得到幸福，却又從幻想中得到快樂，所以若說過去的生活是很好的，那到後來可說是更好了。

但是，從另外一些記憶上，三三的媽媽却另外還想到了一些事情，因此有好幾回同三三說話到城裏時，却忽然又住了口不說下去。三三問到這是什麼意思，母親就笑着，仿

佛意思就只是想笑一會兒，什麼別的意思也沒有。

三三可看得出母親笑中有原因，但總沒有方法知道這另外原因是件什麼事情。或者是媽媽預備要搬到城裏，或者是作夢到過城裏，或者是因為三三長大了，背影子已像一個新娘子了，媽媽驚訝着，這些緣在老人家心上一角兒的事可多着。三三自己也常常發笑，且不讓母親知道那個理由，每次到溪邊玩，聽母親喊『三三你回來罷，三三一』面走一面總輕輕的說：『三三不回来了，三三永回来了。』爲什麼說不回來，不回來又到些什麼地方來落脚，三三是不曾認真打量過的。

有時候兩人都說到前一晚上夢中到過的城裏，看到大衙門大廟的情形，三三總以爲母親到的是一个城裏，她自己所到又是一個城裏。城裏自然有許多，同寨子差不多一樣，這個是三三早就想到了的。三三所到的城裏一定比母親所到的還遠一點，因爲母親凡是夢到城裏時，總以爲同總爺家那堡子差不多，只不過大了一點，却并不很大。三三因爲聽到那白帽子女人說過，一個城裏看護至少就有兩百，所以她夢到的就是兩百個白

帽子人的城裏！

媽媽每次進寨子送雞蛋去，總說他們問三三，要三三去玩，三三却怪母親不爲她梳頭。但有時頭上辮子很好，却又說應當換乾淨衣服才去。一切都好了，三三却常常臨時又忽然不願意去了。母親自然是不強着三三的，但有幾次母親有點不高興了，三三先說不去，到後又去，去到那里，兩人是都很快樂的。

人雖不去大寨，等待媽媽回來時，三三總很願意聽聽說到那一面的事情。母親一面說，一面望到三三的眼睛，這老人家懂得到三三心事。她自己以爲十分懂得三三，所以有時話說得也稍多了一點，譬如關於白帽子的女人，如何照料白臉的男子那一類事，母親說時總十分溫柔，同時看三三的眼睛，也照樣十分溫柔，於是，這母親，忽然又想到了遠遠的什麼一件事，不再說下去，三三也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不必媽媽說話了，這母女就沉默了。

總爺家管事，有次過碾坊來了，來時三三已出到外邊往下溪水車邊採金針花去了。

三三回碾坊時望到母親同那個管事先生商量什麼似的在那裏談話，管事一見到三三就笑着什麼也不說。三三望望母親的臉，從母親臉上顏色，也看出像有些什麼事，很有點湊巧。

那管事先生見到三三就說：「三三，我問你，怎麼不到堡子裏去玩，有人等你！」

三三望到自己手上那一把黃花，頭也不抬說，「誰也不等我。」

管事先生說：「你的朋友等你。」

「沒有人是我的朋友。」

「一定有人！」

「你說有就有罷。」

「你今年幾歲，是不是屬龍的？」

三三對這個談話覺得有點古怪，就對媽媽看着，不即作答。

管事先生却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媽媽還剛剛告我，四月十七，你看對不對？」

三三心想，四月十七五月十八你都管不着，我又不希罕你爲我拜壽。但因爲聽說是媽媽告的，三三就奇怪，爲什麼母親同別人談這些話。她就對母親把小小嘴唇扁了一下，怪着她不該同人說到這些，本來折的花應送給母親，也不高興了，就把花放在休息着的碾盤旁，跑到溪邊，拾石子打飄飄梭去了。

不到一會兒，聽到母親送那管事先生出來了，三三趕忙用背對到大路，裝着望到溪對岸那一邊牛打架的樣子，好讓管事先生走去。管事先生見三三在水邊，却停頓到路上，喊三姑娘，喊了好幾聲，三三還故意不理會，又才聽到那管事先生笑着走了。

管事先生走後，母親說：『三三，進屋裏來，我同你說話。』三三還是裝作不聽到，并不回頭，也不作答。因爲她似乎聽到那個管事先生，臨走時還說：『三三，你還得請我喝酒，』這喝酒意思，她是懂得的，所以不知爲什麼，今天却十分不高興這個人。同時因爲這個人同母親一定還說了許多話，所以這時對母親也似乎不高興了。

到了晚上，母親因爲見到三三不說話，與平時完全不同了，母親說：『三三，怎麼，是不

是生誰的氣！

三三口上輕輕的說：『沒有，』心裏却想哭一會兒。

過兩天，三三又似乎仍然同母親講和了，把一切事都忘掉了，可是再也不提到大寨裏去玩，再也不提醒母親送雞蛋給人了。同時母親那一面，似乎也因為了一件事情，不大同三三提到城裏的什麼，不說是應當送雞蛋到大寨去了。

日子慢慢的過着，許多人家田堤的新稻，爲了好的日頭同恰當的雨水，長出的禾穗皆垂了頭。有些人家的新穀已上了倉，有些人家摘着早熟的禾線，舂出新米各處送人嘗新了。

因爲寨子裏那家嫁女的好日子快到了，搭了信來接母女兩人過去陪新娘子，母親正新爲三三縫了一件葱綠布圍裙，故要三三去住兩天。三三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不去，所以母女二人就帶了些禮物到寨子裏來了。到了那個嫁女的家裏，因爲一鄉的風氣，在女人未出閣以前，有展覽裝奩的習慣，一寨子的女人皆可來看，所以就見到了那個白帽

子。她因爲在鄉下除了照料病人就無什麼事情可作，所以一個月來在鄉下就成天同鄉下女人玩玩，如今隨了別的女人來看嫁裝，所以就碰到了這母女兩人。

一見面，這白帽子女人就用城裏人的規矩，怪三三母親，問爲什麼多久不到總爺家裏來看他們，又問三三爲什麼忘了她，這母女兩人自然什麼也不好說，只按照到一個鄉下的方法，望到略顯得黃瘦了的白帽子女人笑着。到後這白帽子的女人，就告給三三媽媽，說病人的病，不甚麼好，城裏醫生來了一次，以爲秋天還要換地方，預備八月裏就回城去，再要到一個頂遠的有海的地方養息。因爲不久就要走了，所以她自己同病人，都很想母女兩人，同那個小小碾坊。

這白帽子女人又說：曾托過人帶信要她們來玩的，不知爲什麼他們不來，又說她很想再來碾坊那小潭邊釣魚，可是又因爲天氣熱了一點。

這白帽子女人，望到三三的新圍裙，就說：

「三三，你這個圍腰真美，媽媽自己作的是不是？」

三三却因爲這女人一個月以來臉晒紅多了，就望到這個人的紅臉好笑。

母親說，「我們鄉下人，要什麼講究東西，只要穿得上身就好了。」因爲母親的話不大實在，三三就輕輕的接下去說，「可是改了三次。」

那白帽子女人聽到這個話，向母女笑着，「老太太你真有福氣，做你女兒的也真有福氣。」

「這算福氣嗎？我們鄉下人那里比得城裏人好。」

因爲有兩個人正抬了一盒禮過去，三三追了過去想看看是什麼時，白帽子女人望着三三的背影，「老太太，你三姑娘陪嫁的，一定比這家還多。」

母親也望那一方說，「我們是窮人，嫁不出去的。」

這些話三三都聽到，所以看完了那一抬禮，還不即過來。

說了一陣話，白帽子女人想邀母女兩人到總爺家去看看病人，母親看到三三有點不高興，同時且想起是空手，鄉下人照例又不好意思空手進人家大門，所以就答應過兩

天再去。

又過了幾天，母女二人在碾坊，因為談到新娘子敷水粉的事情，想到白帽子女人的臉，一到鄉下後就晒紅了許多的情形，且想起那天曾答應人家的話了，故媽媽問三三，什麼時候高興去寨子裏總爺家看「城裏人」，三三先是說不高興，到後又想了下去，也不什麼要緊，就答應母親，不拘那一天去都行。既然不拘什麼時候，那麼，自然第二天就可以去了。

因為記起那白帽子女人說的話，很想來碾坊玩，故三三要母親早上同去，好就便邀客來，到了晚上再由三三送客回去。母親則因為想到前次送那兩隻雞，客人答應了下次來吃，所以還預備早早的回來，好殺雞款客。

一早上，母女兩人就提了一籃雞蛋，向大寨走去。過橋，過竹林，過小小山坡，道旁露水還濕濕的，金鈴子像敲鐘一樣，叮叮的從草裏發出聲音來，喜鵲喳喳的叫着從頭上飛過去。母親走在三三的後面，看到三三苗條如一根筍子，擎着棍兒一面走一面打道旁的草，

記起從前總爺家管事先生問過她的話，不知道究竟是些什麼意思。又想到幾天以前，白帽子女人說及的話，就覺得這些從三三日益長大快要發生的事，不知還有許多約。

她零零碎碎就記起一些屬於別人的印象來了……：一頂鳳冠，用珠子穿好的，攔到誰的頭上？二十抬賀禮，金鎖金魚，這是誰……：床上撒滿了花，同百果蓮子棗子，這是誰……：四個奶媽還說不合式，這是誰……：那三三是不是城裏人……：

若不是滑了一下，向前一竄，這夢還不知如何放肆做下去。

因為聽到媽媽口上連作吓吓，三三才回過頭來，「娘，你怎麼，想些什麼，差點兒把雞蛋籃子也摔了。你想些什麼？」

「我想我老了，不能進城去看世界了。」

「你難道歡喜城裏嗎？」

「你將來一定是要到城裏去！」

「怎麼一定我偏不上城裏去？」

「那自然好極了。」

兩人又走着，三三忽然又說：「娘，娘，爲什麼你說我要到城裏去。」

母親忙說：「你不去城裏，我也不去城裏，城裏天生是爲城裏人預備的，我們自然有我們的碾坊，不會離開。」

不到一會兒，就望到大寨那門樓了，總爺家在大寨南方，門前有許多大榆樹和梧桐，兩人進了寨門向南走，快要走到時，就望到些榆樹下面，有許多人站立，好像看熱鬧似的，其中還有一些人，忙手忙腳的搬移一些東西，看情形好像是總爺家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來了遠客，或者還是別的原因，所以母女兩人也不什麼出奇，仍然慢慢的走過去。三三一面走一面說：「莫非是衙門的官來了，娘，我在這里等你，你先過去看看罷。」媽媽隨即便答應着，心裏覺得有點蹊巧，就把籃子放下要三三等着，自己趕上前去了。

這時恰巧有個婦人抱了自己孩子向北走，預備回家去，看到三三了，就問：「三三，怎麼你這樣早，有些什麼事。」但同時却看到了三三籃裏的雞蛋了，三三，你送誰的禮呢？」

三三說：『隨便帶來的。』因為不想同這人說別的話，故低下頭去，用手攀弄那個盤雲的綠圍腰扣子。

那婦人又說，『你媽呢？』

三三還是低着頭用手向南方指着，『過那邊去了。』

那女人說，『那邊死了人。』

『是誰死了？』

『就是上個月從城中搬來在總爺家養病的少爺，只說是病，先一些日還常常同管事先生出外面玩，誰知就死了。』

三三聽到這個，心裏一跳，心想，難道是真話嗎？

這時，母親從那邊也知道消息了，匆匆的跑回來，臉兒白白的，到了三三跟前，什麼話也不說，拉着三三就走，好像是告三三，又像是自言自語的說，『就死了，就死了，真不像會死！』

但三三却立定了，三三問，「娘，那白臉先生死了嗎？」

「都說是死了的。」

「我們難道就回去嗎？」

母親想想，真的，難道就回去？

因此母女兩人又商量了一下，還是到總爺家去看看，知道究竟是些什麼原因，三三且想見見那白帽子女人，找到白帽子女人一切就明白了，但一走進總爺家門邊，望到許多人站在那里，大門却敞敞的開着，兩人又像怕人家知道他們是來送禮的，不敢進去，在那里就聽到許多人說到這個白臉人的一切，說到那個白帽子女人，稱呼她爲病人的媳婦，又說到別的，都顯然證明到這些人并不同這兩個城裏人有什麼熟識。

三三臉白白的拉着媽媽的衣角，低聲的說「走，」兩人就走了。

.....

到了磨坊，因爲有人挑了穀子來在等着碾米，母親提着蛋籃子進去了，三三站到溪

邊，望到一泓碧流，心裏好像掉了什麼東西，極力去記憶遺失去的東西的名稱，却數不出母親想起三三了，在裏面喊着三三的名字，三三說：「娘，我在看蝦米呢。」

「來把雞蛋放到罇子裏去，蝦米在溪裏可以成天看。」因為母親那麼說着，三三只好進去了。磨盤正開始在轉動，母親各處找尋油瓶，三三知道那個油瓶掛在門背後，却不做聲，儘母親各處去找。三三望着那籃子就蹲到地下，去數着那籃裏的雞蛋，數了半天，到後碾米的人，問爲什麼那麼早拏雞蛋到別處去送誰，三三好像不曾聽到這個話，站起身來又跑出去了。

起八月五日訖九月十七日（青島）

虎 雛

我那個做軍官的六弟，上年到上海時，帶來了一個勤務兵，見面之下就同我十分譚得來，因為我從他口上打聽出了多少事情，全是我想明白終無法可以明白的。六弟到南京去同政府接洽事情時，就把他丟在我的住處，這小兵使我十分中意，我到外邊去玩玩時，也常常帶他一起去，人家不知道的，都以為這就是我的弟弟，有些人還說他很像我的樣子。我不拘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見到的人總覺得這小兵不壞。其實這小孩真是體面得出衆的。一副微黑的長長的臉孔，一條直直的鼻子，一對秀氣中含威風的眉毛，兩個大而靈活的眼睛，都生得非常合式，比我六弟品貌還出色。

這小兵乖巧得很，氣派又極偉大，他還認識一些字，能夠看建國大綱，能夠看三國演義。我的六弟到南京把事辦完要回湖南軍隊裏去銷差時，我就帶開玩笑似的說，

「軍官，咱們倆商量一下，把你這個年輕的當差的留下給我，我來培養他，他會成就一些事業。你瞧他那樣子，是還值得好好兒來料理一下的！」

六弟先不大明白我的意思，就說我不應當用一個副兵，因為多一個人就多一種累贅。並且他知道我脾氣不好，今天歡喜的自然很有趣味，明天遇到不高興時，送這小子回湘可不容易。

他不知道我意思是要留他的副兵在上海讀書的，所以說我不應當多一個累贅。

我說：「我不配用一個副兵，是不是？我不是要他穿軍服，我又不是軍官，用不着這場！我要他穿的是學校的制服，使他讀點書。」我還說及「倘若機會使這小子傍到一個好學堂，我敢斷定他將來的成就比我們弟兄高明。我以為我所估計的絕不會有什麼差錯，因為這小兵決不會永遠做小兵的。可是我及見過許多人，機會只許他當一個兵，他就一輩子當兵，也無法翻身。如今我意思就在另外給這小兵一種機會，使他在一個好運氣裏，得到他適當的發展。我認為我是這小兵的溫室。」

我的六弟聽到了我這種意見，他覺得十分好笑，大聲的笑着。

「你在害他！」他很認真的樣子說：「你以為那是培養他，其中還有你一番好意值得感謝，你以為他讀十年書就可以成一個名人，這真是做夢！你一定問過他了，他當然答應你說這是很好的。這個人不止是外表可以使你滿意，他的另外一方面做人處，也自然可以逗你歡喜。可是你試當真把他關到學校裏去看看，你就可以明白一個作了一陣勤務兵到野蠻地方長大的人，是不是還可以讀書了。你這時告他讀書是一件好事，同時你又引他去見那些大學教授以及那些名人，你口上即不說這是讀書的結果，他仍然知道這些人因為讀書纔那麼舒服尊貴的。我聽到他告我，你把他帶到那些紳士的家中去，坐在軟椅上，大家很親熱和氣的談着話，又到學校去，看看那些大學生，走路昂昂作態，彷彿家養的公雞，穿的衣服又有各種樣子，他實在也很羨慕。但是他正像你看軍人一樣。就只看到表面。你不是常常還說想去當兵嗎？好，你何妨去試試，我介紹你到一個隊伍裏去試試，看看我們的生活，是不是如你所想像的美，以及旁人所說及的壞。你歡喜談到，你去詳

細生活一陣好了。等你到了那裏拖一月兩月，你纔明白我們現在的隊伍，是些什麼生活。平常人用自己物質愛憎與自己道德觀念作標準，批評到與他們生活完全不同的軍人，沒有一個人說得較對。你是退伍的人，十年來什麼也變遷了，你如今再去看看，你就不會再寫那種從容疏放的軍人生活回憶了。戰爭使人類的靈魂野蠻粗糙，你能說這句話卻並不懂他的意思。」

我原來同我六弟說的，是把他的小兵留下來讀書的事，誰知平時說話不多的他，就有了那麼多空話可說。他的話中意思，有笑我是書生的神氣。我因為那時正很有一點自信，以為環境可以變更任何人性，且有點覺得六弟的話近於武斷了。我問他當了兵的人就不適宜於進一個學校去的理由，是些什麼事，有些什麼例子。

六弟說：『二哥，我知道你話裏意思有你自己。你正在想用你自己作辯護，以為一個兵士並不較之一個學生為更無希望。因為你是一個兵士。你莫多心，我不是想取笑你，你不是很有些地方覺得出衆嗎？也不只是你自己覺得如此，你自己或許還明白你不會做

一個好軍人，也不會成一個好藝術家。（你自己還承認過不能做一個好公民，你原是很
有自知之明！）人家不知道你時，人家卻異口同聲稱讚過你！你在這情形下雖沒有什麼
得意。可是你卻有了一種不甚正確的見解，以爲一個兵士同一個平常人有同樣的靈魂
這一件事情。我要糾正這個，你這是完全錯誤了的。平常人除了讀過幾本書學得一些禮
貌和虛僞外，什麼也不會明白，他當然不會理解這類事情。但是你不應當那麼糊塗。這完
全是兩種世界兩種階級，把他牽強混合起來，並不是一個公平的道理！你只會做夢，打算
一篇文章如何下手，卻不能估計一件事情。」

「你不要說我什麼，我不承認的。」我自然得分辯，不能爲一個軍官說輸。「我過去
同你說到過了，我在你們生活裏，不按到一個地方好好兒的習慣，好好兒的當一個下級
軍官，慢慢的再圖上進，已經算是落伍了的軍人。再到後來，逃到另外一個方向上來，又仍
然不能服從規矩，於目下的習俗謀妥協，現在成爲不文不武的人，自然還是落伍。我自己
失敗，我明白是我的性格所成，我有一個詩人的氣質，卻是一個軍人的派頭，所以到軍隊

人家嫌我懦弱，好胡思亂想那些遠處，打算那些空事情，分析那些同我在一處的人的性情，同他們身分不合。到讀書人裏頭，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麻胡，行爲簡單得怕人，與他們身分仍然不合。在兩方面皆得不到好處，因此毫無長進，對生活且覺得毫無意義。這是因爲我的體質方面的弱點，那當然是毫無辦法的。至於這小副兵，我倒不相信他仍然像我這樣子。」

「你不希望他像你，你以爲他可以像誰？還有就是他當然也不會像你。他若當真同你一樣，是一個只會做夢不求實際，只會想像不要生活的人，他這時跟了我回去，機會只許他當兵，他將來還自然會做一個詩人。因爲一個人的氣質，雖由於環境造成，他還是將因爲另外一種氣質反抗他的環境，可以另外走出一條道路。若是他自己不覺到要讀書，正如其他人一樣，許多人從大學校出來，還是做不出什麼事業來。」

「我不同你說這種道理，我只覺得與其把這小子當兵，不如掣來讀書，他是家中捨棄了的人，把他留在這裏，送到我們熟人辦的那個××中學校去，又不花錢，又不費事，這

事何樂不爲。」

我的六弟好像就無話可說了，問我××中學要幾年畢業。我說，還不是同別的中學一個樣子，六年就可以畢業嗎？六弟又笑了，搖着那個有軍人風的腦袋。

「六年畢業，你們看來很短，是不是因爲你說你寫小說至少也要寫十年纔有希望，你們看日子都是這樣隨便，這一點就證明你不是軍人，若是軍人，他將只能說六個月的六年的時間，你不過使這小子從一個平常中學卒業，出了學校找一個小事做，還得熟人來介紹，到書舖去當校對，資格還發生問題。可是在我們那邊，你知道六年的時間，會使世界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一個學生在六年內還只有到大學的資格，一個兵士在六年內卻可以升到團長，這個事比較起來，相差得可太遠了。生長在上海，家裏父兄靠了外國商人供養，做一點小事情，慢慢的向上爬去，十年八年因爲業務上謹慎，得到了外國資本家的信託，把生活舉起，機會一來就可以發財，兒子在大學畢業，就到洋行去做寫字，這是上海洋奴的人生觀。另外不作外國商人的奴隸，不作官，寧願用自己所學去教書，自然也

還有人。但是你若沒有依傍，到什麼地方去找書教。你一個中學校出身的人，除了小學還可以教什麼書？本地小學教員比兵士收入不會超過一倍，一個稍有作爲的兵士，對於生活改變的機會，卻比一個小學教員多十倍；若是這兩件事平平的放在一處，你意思選擇什麼？

我說：「你意思以爲六年內你的副兵可以做一個軍官，是不是？」

「我意思只以爲他不宜讀書。因爲你還不宜於同讀書人在一處謀生活，他自然更不適當了。」

我還想對於這件事有所爭論，六弟卻明白我的意思，他就搶着說：「你若認爲你是對的，我儘你試驗一下，儘事實來使你得到一個真理。」

本來聽了他說的一些話，我把這小子改造的趣味已經減去一半了，但這時好像故意要同這一位軍官鬪氣似的，我說：「把他交給我再說。我要他從國內最好的一個大學畢業，纔算是我的主張成功。」

六弟笑着，「你要這樣麻煩你自己，我也不好意思堅持了。」

我們算是把事情商量定了，六弟三天即將回返湖南，等他走後我就預備爲這未來的學士，找朋友補習數學和一切必需學問，我自己還預備每天花一點鐘來教他國文，花一點鐘替他改正卷子。那時是十月，兩月後我算定他就可以到××中學去讀書了。我覺得我在這小兵身上，當真會做出一分事業來，因爲這一塊原料是使人不能否認可以治成一件值價的東西的。

我另外又單獨的和這個小兵談及，問他是不是願意不回去，就留在這裏讀書，他歡喜的樣子是我描摹不來的。他告我不願意做將軍，願意做一個有知識的平民。他還就題發揮了一些意見，我認爲意見雖不高明，氣概卻極難得的。到後我把我們的談話同六弟說及，六弟總是覺得好笑，我以爲這是六弟軍人頑固自信的脾氣，所以不願意同他分辯什麼。

過了三天，三天中這小副兵真像我的最好的兄弟，我真不大相信有那麼聰穎懂事

的人。他那種識大體處，不拘爲什麼人看到時，我相信都得找幾句話來加以讚美纔會覺得不辜負這小子。

我不管六弟樣子怎麼冷落，卻不去看他那顏色，只顧爲我的小朋友打算一切。我六弟給過了我一百塊錢，我那時在另外一個地方，又正得到幾十塊錢稿費，一時沒有用去，我就帶了他到街上去，爲他看應用東西。我們又到另一處去看中了一張小牀，在別的店鋪又看中其他許多東西。他說他不歡喜穿長衣，那個太累贅了一點，我就爲他定了一套短黑呢中山服，製了一件粗毛呢大衣。他說小孩子穿方頭皮鞋合式一點，我就爲他定製了一雙方頭皮鞋。我們各處看了半天，估計一切製備齊全，所有錢已用去一半，我還好像不夠的樣子，倒是他說不應當那麼用錢，我們兩個人纔轉回住處。我預備把他收拾得像一個王子，因爲他值得那麼注意。我預備此後要使他天才同年齡一齊發展，心裏想到了這小子二十歲時，一定就成爲世界上一個理想中的完人。他一定會音樂和圖畫，不擅長的也一定極其理解。他一定對於文學有極深的趣味，對於科學又有極完全的知識。他一

定堅毅誠實，又一定健康高尚。他不拘做什麼事都不怕失敗，在女人方面，他的成功也必然如其他生活一樣。他的品貌與他的德行相稱，使同他接近的人都覺得十分愛敬。……

不要笑我，我原是一個極善於在一個小事情上做夢的人，那個頭頂牛奶心想二十年後成家立業的人是我所心折的一個知己，我小時聽到這樣一個故事，聽到他的牛奶潑在地上時，大半天還是爲他惆悵。如今我的夢，自然已經早爲另一件事破滅了。可是當時我自己是忘記了我的奢侈誇大想像的，我在那個小兵身上做了二十年夢，我還把二十年後的夢境也放肆的經驗到了。我想到這小子由於我的力量，成就了一個世界上最完全最可愛的男子，還因爲我的幫助，得到一個恰恰與他身分相稱的女子作伴，我在這一對男女身邊，由於他人的幸福，居然能夠極其從容的活到這世界上。那時我應當已經有了五十多歲，我感到生活的完全，因爲那是一件事業，一種成功。

到後只差一天六弟就要回轉湖南銷差去了，我們三人到一個照相館裏去拍了一個照相。把相照過後，我們三人就到××戲院去看戲，那時時候還不到，故就轉到××園

裏去玩。在園裏樹林子中落葉上走着，走到一株白楊樹邊，就問我的小朋友，爬不爬得上去，他說爬得上去。走了一會，又到一株合抱大楓樹邊，問這個爬不爬得上去，他又說爬得上去。一面走就一面這樣說話，他的回答全很使我滿意。六弟卻獨在前面走着，我明白他覺得我們的談話是很好笑的。到後聽到槍聲，知道那邊正有人打靶，六弟很高興的走過去，我們也跟了過去，遠遠的看那些人伏在一堆土堆後面，向那大土堆的白色目標射擊，我問他是不是放過槍，這小子只向着六弟笑，不敢回答。

我說，「不許說謊，是不是親自打過？」

「打過一次。」

「打過什麼？」

這小子又向着六弟微笑，不能回答。

六弟就說：「不好意思說了嗎？二哥你看他那樣子老實溫和，纔真是小土匪！爲他的事我們到××差一點兒出了命案。這樣小小的人，一拳也經不起，到××去還要同別

的人打架，把我手槍偷出去，預備同人家拚命，若不是氣運，差一點就把一個岳雲學生肚子打通了。到漢口時我檢查槍，問他爲甚麼少了一顆子彈，他纔告我在長沙同一個人打架用了的。我問他爲什麼敢擊槍去打人，他說人家罵了他醜話，又打不過別人，所以想一槍打死那個人。」

六弟覺得無味的事，我卻覺得更有趣味，我揪着那小子的短頭髮，使他臉望着我，不好躲避，我就說：『你真是英雄，有膽量。我想問你，那個人比你大多少？怎麼就會想打死他？』

「他大我三歲，是岳雲中學的學生，我同參謀在長沙住在××，六月裏我成天同一個軍事班的學生去湘河洗澡，在河裏洗澡，他因爲泗水比我慢了一點，和他的同學，用長沙話罵我屁股比別人的白，我空手打不過他，所以我想打死了他。」

「那以後怎麼又不打死他？」

「打了一槍不中，子彈搯了膛，我怕他們捉我，所以就走脫了。」

六弟說：『這種性情只好去當土匪，半年就可以做大王。』

我說「我不承認你這句話。他的膽量使他可以做大王，也就可以使他做別的偉大事業。你小時也是這樣的。同人到外邊去打架胡鬧，被人用鐵拳星打破了頭，流滿了一臉的血，說是不許哭，你不哭，你所以現在做軍官，也不失爲一個好軍人。若是像我那麼不用，小時候被人欺侮了，不能報仇，就坐在草地上去想，怎麼樣就學會了劍仙使劍的方法，飛劍去殺那個仇人，或者想自己如何做了官，派家將揪着仇人到衙門來打他一千板屁股，出出這一口氣。單是這樣空想，有什麼用處？一個人越善於空想，也就越近於無用，我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六弟說：「那你的脾氣也不是不好的脾氣，你就是因爲這種天賦的弱點，成就了你另外一個天賦的長處。若是成天都想摸了手槍出去打人，你還有什麼創作可寫。」

「但是你也知道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

「好，我漢口那把手槍就送給你，要他爲你收着，從此有什麼被人欺侮的事，都要這
個小英雄去替你報仇好了。」

六弟說得我們大家都笑了。我向小兵說，假若有一把手槍，將來我討厭什麼人時，要
你爲我去打死他們，敢不敢去動手，他望了我笑着，略略有點害羞，毅然的說「敢。」我很
相信他的話，他那態度是誠懇天真，使人不能不相信的。

我自然是用不着這樣一個鑣客喔！因爲始終我就沒有一個仇人值得去打一槍，有
些人見我十分沉靜，不大談長道短，間或在別的事上造我一點謠言，正如走到街上被不
相識的狗叫了一陣的樣子，原因是我不大理會他們，若是稍稍給他們一點好處，也就不
至於吃驚受嚇了。又有些自己以爲讀了很多書的人，他不明白我，看不起我，那也是平常
的事。至於女人都不歡喜我，其實就是我把逗女人高興的地方都太疏忽了一點，若我覺
得是一種仇恨，那報仇的方法，倒還得另外打算，更用不着鑣客的手槍了。

不過我身邊有了那麼一個勇敢如小獅子的夥伴，我一定從此也要強幹一點，這是
我頂得意的。我的氣質即或不能許我行爲強梁，我的想像卻一定因爲身邊的小件，可以
野蠻放肆一點。他的氣概給了我一種氣力，這氣力是永遠還能存在而不容易消滅的。

那天我們看的電影是神童傳，說一個孤兒如何奮鬥成就一生事業。

第二天，六弟就動身回湖南去了。因六弟坐飛機去，我們送他到飛機場，六弟見我那種高興的神氣，不好意思說什麼掃興的話批評到小兵，他當到小兵告我，若是覺得不能帶他過日子時，就送到南京師部辦事處去，因為那邊常有人回湖南，他就仍然可以回去。六弟那副堅決冷靜的樣子，使我感到十分不平，我就說：

「我等到你後來看他的成就，希望你不要再用你的軍官身分看待他！」

「那自然是好的。你自信能成就他，恐怕的是他不能由你的造就。你就留下他過幾個月看看罷。」

我糾正他的前面一句話大聲的說「過幾年。」

六弟忙說，「好，過幾年，一件事你能過幾年不變，我自然也高興極了。」

時間已到，六弟坐到飛機客座裏去，不一會這飛機就開走了，我們待飛機完全不見時方回家來。回來時我總記到六弟那種與我意見截然相反的神氣，覺得非常不平，以為

六弟真是一個軍人，看事情都簡單得怕人，自信成見極深，有些地方真似乎頑固得很。我因為六弟說的話放在心上，便覺得更耐煩來整頓我這個小兵，我也就想用事實來打破六弟的成見，我以為三年後暑假帶這小兵回鄉時，將讓一切人爲我處理這小孩子的成績驚訝不已。

六弟走後我們預定的新生活便開始了，看看小兵的樣子，許多地方聰明處遠超過了我的估計，讀書寫字都極其高興，過了四天，數學教員也找到了，教數學的還是一個大學教授！這大教授一到我處，見到這小兵正在讀書，他就十分滿意，他說：「這小朋友我喜愛他，真是一個笑話。」我說：「那就妙極了，他正在預備考××中學，你大教授權且來盡義務充一個小學教員，教他乘法除法同分數罷。」這大教授當時毫不遲疑就答應了。

許多朋友都知道我家中有一個小天才的事情了，凡是來到我住處玩的，總到亭子間小朋友處去談談。同了他玩過一點鐘的，無一人不覺得他可愛，無一人不覺得這小子將來成就會超過自己。我的朋友音樂家××，就主張這小朋友應學琴，他願意每天從公

共租界極北跑來教他。我的朋友詩人××，又覺得這小孩應當成一個詩人。還有一個工
程學教授宋先生，他的意見卻勸我送小孩子到一個極嚴格的中學校去，將來卒業若升
入北洋大學時，則他願意幫助他三年學費。還有一個律師，一個很風趣的人，他說「爲了
你將來所有作品版稅問題，你得讓他成一個有名的律師，纔有生活保障。」

大家都願意這小朋友成爲自己的同志，且因這個原故，他們各個還向我解釋過許
多理由。爲什麼我的熟人都那麼歡喜這小兵，當時我還不大明白，現在纔清楚，那全是這
小兵有一個迷人的外表。這小兵，確實是太體面一點了。我的自信，我的夢，也就全是爲那
個外表所騙而成的。

這小兵進步是很快的，一切都似乎比我預料得還順利一點，我看到我的計畫，在別
人方面的成功，感到十分快樂。爲了要出其不意使六弟大吃一驚，目前卻不將消息告給
六弟。爲這小兵讀書的原因，本來生活不大遵守秩序的我，也漸漸找出秩序來了。我對於
生活本來沒有趣味，爲了他的進步，我像做父親的人在佳子弟面前，也覺得生活還值得

努力了。

每天我在我房中做事情，他也在那間小房中做事情，到吃飯時就一同往隔壁一個外國婦人開的俄菜館吃牛肉湯同牛排。清早上有時到××花園去玩，有時就在馬路沿走走。晚上飯後應當休息一會兒時節，不是我爲他學西北綏遠包頭的故事，就是學東北的故事。有時由他說，則他可以告我近年來隨同六弟到各處剿匪的事情，他用一種誠實動人的湘西人土話，說到六弟的膽量。說到六弟的馬。說到在什麼河邊灘上用盒子槍打匪，他如何伏在一堆石子後面，如何船上失了火，如何滿河的紅光。又說到在什麼洞裏搜索殘匪，用烟子薰洞，結果得到每隻有三斤多重的白老鼠，一共有十七隻，這鼠皮近來還留在參謀家裏。又說到名字叫作「三五八」的一個苗匪大王，如何勇敢重交情，不隨意搶劫本鄉人。凡事由於這小兵說來，攙入他自己的觀念，彷彿在這些故事的重述上，見到一個小小的靈魂，放着一種奇異的光，我在這類情形中，照例總是沉默到一種幽杳的思考裏，什麼話也沒有可說。因這小朋友觀念、感想、興味的對照，我纔覺得我已經像一個

老人再不能同他一個樣子了。這小兵的人格，使我在反省中十分憂鬱，我在他這種年齡上時，卻除了逃學胡鬧或和一些小流氓蹲在土地上擲骰子賭博以外，什麼也不知道。到後我便和他取了同樣的步驟，在軍隊裏做小兵，極荒唐的接近了人生。但我的放蕩的積習，使我在作書記時，只有一件單汗衣，因為自己一洗以後即刻落下了行雨，到下樓吃飯時還沒有乾，不好意思赤膊到樓下去同副官們吃飯，我就餓過一頓飯。如今這小兵，卻儼然用不着人照料，也能夠站起來成一個人，因這小兵的人格，想起我的過去，以及為過去積習影響到的現在，我不免感覺到十分難過。

日子從容的過去，一會兒就有了一個月，小兵同我住在一處，一切都習慣了，有時我沒有出門，要他到什麼地方去看看信，也居然做得很好。有時數學教員不能來，他就自己到先生那裏去。時間一久，有些性質在我先時看來，認為是太粗鹵了一點的，到後也都沒有了。

有一天，我得到我的六弟由長沙來的一個信，信上說着：

……二哥，你的計畫成功了沒有？你的興味還如先前那樣濃厚沒有？照我的猜想，你一定是早已覺得失敗了。我同你說到過的，「幾個月」你會覺得厭煩，你說「幾年」也不厭煩，我知道你這是一句激出的話，你從我的冷靜裏，看出我不相信你能始終其事，你樣子是非常生氣的。可是你到這時一定意見稍稍不同！我說這個時，我知道，你爲了驕傲，爲了故意否認我的見解，你將仍然能夠很耐煩的管教我們的小兵，你一定不願意你做的事失敗。但是，明明白白這對你卻是很苦的，如今已經快到兩個月了，你實在已經夠受了，當初小孩子的劣點以及不適宜於讀書的根性，倘若當初是因爲他那迷人的美使你原諒疏忽，到如今，他一定使你漸漸的討厭了。

……我希望你不要太麻煩自己。你莫同我爭執，莫因擁護你那做詩人的見解，在失敗以後還不願意認賬。我知道你的脾氣，因爲我們爲這件事討論過一陣，所以你這時還不願意把小兵送回來，也不告我關於你們的近狀。可是我明白，你是要在

這小子身上創造一種人格，你以為由於你的照料，由於你的教育，可以使他成一個好人。但是這是一種誇大的夢，永遠無從實現的。你可以影響一些人，使一些人信仰你，服從你，這個我并不否認的。但你并不能使那個小兵成好人。你同他在一處，在他是不相宜的，在你也極不相宜。我這時說這個話時也許仍然還早了一點，可是我比你懂那個小兵，他跟了我兩年，我知道他是什麼材料。他最好還是回來，明年我當送他到軍官預備學校去，這小子頂好的氣運，就是在軍隊中受一種最嚴格的訓練，他纔有用處，纔有希望。

……你不要以為我說的話近於武斷，我其實毫無偏見。現在有個同事王營長到南京來，他一定還得到上海來看看你，你莫反對我這誠實的提議，還是把小兵交給那個王同事帶回去。兩個月來我知道你爲他用了很多的錢，這是小事，最使我難過的，還是你在這個小兵身上，關於精神方面損失得很多，將來出了什麼事，一定更有給你煩惱處。

……你覺得自信并不因這一次事情的失敗而減去，我同你說一句笑話，你還是想法子結婚。自己的小孩，或者可以由自己意思改造，或者等我明年結婚後，有了小孩，半歲左右就送給你，由你來教養培植。我很相信你對小孩教育的認真，一定可以使小孩子健康和聰敏，但一個有了民族積習稍長一點的孩子，同你在一塊，會發生許多糾紛！

……

六弟的信還是那麼軍人氣度，總以為我是失敗了，而在鬪氣情形下勉強同他的小兵過日子的。尤其他說到那個「民族」積習，使我很覺得不平。我很不舒服，所以還想若果姓王的過兩天來找尋我時，我將不會見他。

過了三天，我同小兵出外到一個朋友家中去，看從法國寄回來的雕刻照片，返身時，二房東說有一個軍官找我，坐了一會留下一個字條就走了。看那個字條，纔知道來的就是姓王的，先是六弟，只說同事王營長，如今纔知道六弟這個同事，卻是我十多年前的同

學。我同他在本鄉軍士技術班做學生時，兩個人成天皆從家中各扛了一根竹子，預備到學校去練習撐篙跳，我們兩個人年紀都極小，每天穿灰衣着草鞋扛了兩根竹子在街上亂撞，出城時，守城兵總開玩笑叫我們做小猴子，故意攔阻說是小孩子不許扛竹子進出，恐怕戳壞他人的眼睛。這王軍官非常狡猾，就故意把竹子橫到城門邊，大聲的嚷着說是守城兵搶了他的撐篙跳的杆兒。想不到這人如今居然做營長了。

爲了我還想去看看我這個同學，追問他撐篙跳進步了多少，還想問他，是不是還用得着一根腰帶細着身上，到沙裏去翻筋斗。一面我還想帶了小兵給他看看，等他回去見到六弟時，使六弟無話可說，故當天晚上，我們在大中華飯店就見面了。

見到後一談，我們提到那竹子的事情，王軍官說：

「二爺，你那個本領如今倒精細許多了，你瞧你把一丈長的竹子，縮短到五寸，成天擊了他在紙上畫，真虧你！」

我說：「你那一根呢？」

他說，「我的嗎？也縮短了，可是縮短成兩尺長的一枝笛子。我近來倒很會吹笛子。」

我明白他說的意思，因為這人臉上瘦瘦白白的，我已猜到他是吃大烟了。我笑着裝作不甚明白的神氣，「吹笛子倒不壞，我們小時都只想偷道士的笛子吹，可是到手了也仍然發不成聲音來。」

軍官以爲我愚駭，領會不到他所指的笛子是什麼東西，就極其好笑。「不要說笛子罷，吹上了癮真是討厭的事！」

我說，「你難道會吃烟了嗎？」

「這算奇怪的事嗎？這有什麼會不會？這個比我們倆在沙坑前跳三尺六容易多了。不過這些事倒是讓人一着較好，所以我還在可有可無之間，好像唱戲的客串，算不得腳色。」

「那麼，我們那一班學撐篙跳的同學，都把那竹子截短了。」

「自然也有用不着這一手的，不過習慣實在不大好，許多擊筆的也擊「槍」無從

編遺」

說到這裏我們記起了那個小兵了，他正站在窗邊望街，王軍官說：

「小鬼頭，你樣子真全變了，你參謀怕你在上海搗亂，累了二先生要你跟我回去，你是想做博士，還想做軍官？」

小兵說，「我不回去。」

「你跟了二先生這麼一點日子，就學斯文得沒有用處了。你引我的三多到外面去玩去。你一定懂得到「白相」了。你就引他到大馬路白相去，不要生事，你找個小館子，要三多請你喝一杯酒，他纔得了許多錢。他想買靴子，你引他買去，可不要買像巡捕穿的。」

小兵聽到王軍官說的笑話，且說要他引帶副兵三多到外面去玩，望着我只是笑，不好作什麼回答。

王軍官又說：「你不願同三多玩，是不是你二先生現在到大學堂教書還高興同我玩，你以為你就是學生，不能同我副兵在一起白相了嗎？」

小兵見王軍官好像生了氣，故意拏話窘着他，不會如何分辯，臉上顯得緋紅。王軍官便一手把他揪過去，「小鬼頭，你穿得這樣體面，人又這樣標緻，同我回去，我爲你做媒討老婆，不要讀書了罷。」

小兵益覺得不好意思，又想笑又有點怕，望着我想我幫幫他的忙，且聽我如何吩咐，他就照樣做去。

我見到我這個老同學爽利單純，不好意思不讓他陪勤務兵出去玩，我就說：「你熟習不熟習買靴子的地方？」

他望了我半天，大約又明白我不許他出去，又記到我告過他不許說謊，所以到後纔說：「我知道。」

王軍官說：「既然知道，就陪三多去。你們是老朋友，同在一堆，你不要以爲他的軍服就辱沒了你的身分。你的樣子倒像學生，你的心可不是學生。你莫以爲我的勤務兵像貌蠢笨，將軍多像豬，三多是有將軍的分的。你們就去罷，我同你二先生還要在這裏談話，回

頭三多請你喝酒，我就要二先生請我喝酒……」

王軍官接着就喊，「三多，三多。」那副兵當我們來時到房中擊過烟茶後，出去似乎就正站立在門外邊，細聽我們的談話，這時聽到營長一叫，即刻就進來了。

這副兵真像一個將軍，年紀似乎還不到十六歲，全身就結實得如成人，身體雖壯實卻又非常矮短，穿的軍服實在小了一點，皮帶一束因此全身繃得緊緊的如一木桶，衣服同身體便彷彿永遠在那裏作戰。在一種緊張情形中支持，隨時隨處身上的肉都會溢出來，衣服也會因彈性而飛去。這副兵樣子雖癡，性情卻十分好，他把話都聽過了，一進來就笑嘻嘻的望着小兵。

王軍官一見到自己勤務兵的癡樣子，做出十分難受的神情，「三大人，我希望你相信我的忠告，少吃喝一點，少睡一點！你到外面去瞧瞧，你的肉快要炸開了。我要你去爬到那個洋秤上去過一下磅，看這半個月來又長了多少，你磅過沒有人家有福氣的人肥得像豬，一定是先做官再發體，你的將軍還沒有得到，在你的職務上就預先發起胖來，將來

怎麼辦？」

那勤務兵因爲在我面前被王軍官開着玩笑，彷彿一個十幾歲處女一樣，十分靦腆害羞，說道：「我不知爲什麼總要胖。」

「沈參謀告你每天喝醋一碗，你試驗過沒有？」

那勤務兵說不出話來，低下頭去，很有些地方像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在癡呆中見出嫵媚。我忍不住要笑了，就拈了一枝煙來，他見到時趕忙來刮自來火。我問他，是什麼鄉下的，今年有了多大歲數？他告我他是××的人，搬到城裏住，今年還只十六歲。我又問他爲什麼那麼胖，他十分害羞的告我說，是因爲家中賣牛肉同酒，小小兒吃肉就發了臃。

王軍官告三多可以跟着小兵去玩，不好意思不讓他們去，到後兩人就出去了。

我同這個老同學談了許多很有趣味的話，到後我就說：「營長，你剛纔說的你的未來將軍請我的未來學士喝酒，我就來做東，只看你歡喜吃什麼口味。」

王軍官說：「什麼都歡喜，只是莫要我拏刀叉又吃盤中的飯，那種罪我受不了。」

第二天我們早約定了要到王軍官處去的，因為一去我怕我的「學士」又將爲他的「將軍」拖去，故告訴他，今天不要出去，就在家中讀書，等一會兒一個杜先生同一個孫先生或許還要來。（這些朋友是到我處看看小兵爲快樂的。）我又告他，若是杜教授來了，他可以接待客人到他小房間裏去，同客人玩玩。把話囑咐過後，我就到大中華飯店找尋王軍官去了。晚上我們一同到一個電影院去消磨了兩個鐘頭，那時已經快要十二點鐘了，我很擔心一個人留在家中的小兵，或者還等候着我沒有睡覺，所以就同王軍官分了手。約好明天我送他上車過南京。回來時，我奇怪得很，怎麼不見了小兵。我先以爲或者是什麼朋友把他帶去看戲去了，問二房東有什麼朋友來找我，二房東恰恰日裏也沒有在家，回來時也極晏。我又問到二房東家的用人，纔知道下午有一個大塊頭兵士來邀他出去，出門時還是三點鐘以前。我算定這兵士就是王軍官處那個勤務兵，來邀他玩。

他又不好推辭，以爲這一對年輕人一定是到什麼熱鬧場所去玩，所以把回家的時間也忘卻了，當時我就很生氣，深悔昨天不應該帶他到那裏去，今天又不該不帶他去。

我坐在房中等着，預備他回來時爲他開門，一直等過了十二點，毫無消息。我以爲不是喝醉了酒，就一定是在外面闖了亂子，不敢回來，住到那將軍住處去了，這些事我認爲全是那個王軍官的副兵勾引成功的，所以非常憤恨那個小胖子。我想找此後可再不同這軍官來往了，再玩一天我的學士就會學壞，使我爲他所有一切的打算，都將付之泡影。

到十二點後他不回來，我有點疑心，就到他住身的亭子間去，看看是不是留得什麼字條，看了一下，卻發現了他那個箱子位置有點不同，蹲下去拖出箱子看看，他的軍衣都不見了，我忽然明白他是做些什麼事了，非常生氣，跑回到我自己房中來，檢察我的箱子同寫字檯的抽屜，什麼東西都沒有動過，一切秩序井然如舊，顯然他是獨自私逃走的。我恐怕王軍官那邊還鬧了亂子，拐失了什麼東西，趕忙又到大中華飯店去，到時正見王

軍官生氣罵茶房，見我來了纔不作聲，還以為我是來陪他過夜的，就說：

「來的好極了，我那將軍這時還不回來，莫非被野雞捉去了！」

我說：「恐怕他逃了，你趕快清查一下箱子，有些東西失落沒有。」

「那裏有這事，他不會逃的。」

「我來告訴你，我的學士也不在家了！你的將軍似乎下午三點鐘時候，就到我住處邀他，兩人一塊兒走了！」

王軍官一跳而起，拖出箱子一看，一些日前為太太兌換的金飾同鈔票，全在那裏，還有那枝手槍，也攔在那裏，不會有人動過。他一面搜檢其他一個為朋友們代買物件所置的皮箱，一面同我說：「這土匪，我看不出他會逃走！」看到另外一口箱子也沒有什麼東西失掉，王軍官鬆了一口氣，向我搖着頭說：「不會逃走，不會逃走，一定是兩人看戲恐怕責罰不敢回來了，一定是被野雞拉去了，上海野雞這樣多，我這營長到鄉下的威風，來到此地為她們一拉也頭昏了，何況我那個寶貝。不過那寶貝也要人受，他是不會讓別人

佔多少便宜的，身上油水雖多，可不至於上當。他是那麼結實的，在女人面前他不會打下敗仗來，只是你那個學士，我真爲他擔心。她們恐怕放不過他，他會爲那些老雞折磨一整夜，這真是糟糕的事。」

我說：「恐怕不是這樣，我那個學士，他把軍服也帶走了。」

王軍官先還笑着，因爲他見到東西沒有失掉，所以總以爲這兩個人是被妓女扣留到那裏過夜的，所以還露着羨慕的神氣，笑說他的將軍倒有福氣。他聽到我說是小兵軍服也擊走了，纔相信我的話，大聲的辱罵着「雜種」，同時就打着哈哈大笑。他向我笑着說：

「你六弟說這小子心野得很，得把他帶回去，只有他纔管得到這小土匪不至於多事，我還沒有和你好好的來商量，事就發生了。我想不到是我那個將軍居然也想逃走，你看他那副尊範，居然在那全是板油的肚子裏，也包得有一顆野心。他們知道逃走也去不遠，將來終有方法可以知道所去的地方，恐怕麻煩所以不敢偷什麼東西……」

說到這裏，這軍官忽然又覺得這事一定另外還有蹊蹺了，因為既然是逃走，一個錢不拐去，他們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若說別處地方有好事情幹，那麼兩個寶貝又沒有槍械，徒手奔走去會做什麼好事情？

他說：「這個事我不明白了！我不相信我那個將軍，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比他原來的生活還好！你瞧他那樣子，是不是到別的地方去就可以補上一個大兵的名額？他除了河南人要把戲，可以派他站到帳幕邊裝傻子收票以外，沒有一個去處是他合式的去處！真是奇怪的世界，這種傻瓜還要跳槽！」

我說：「我也想過了，我那一位也不應當就這樣走去的。我問你，你那將軍他是不是歡喜唱戲？他若歡喜唱戲，那一定是被人騙走了。由他們看來，自然是做一個名角也很值得冒一下險。」

王軍官搖着頭連說：「絕對不會，絕對不會。」

我說：「既不是去學戲，那真是古怪事情。我們應當趕即寫幾個航空信到各方面去，

南京辦事處，漢口辦事處，長沙，宜昌，一定只有這幾個地方可跑，我們一定可以訪得出他的消息。明天早上我們兩人還可到車站上去看看，還可到輪船上去看看。」

「拉倒了罷，你不知道這些土匪的根基是這樣的，你對他再好也無益處。你不要理他們算了，這些小土匪有許多天生是要在各種古怪境遇裏長大成人的，有些魚也是在逆水裏渾水裏纔能長大。我們莫理他，還是好好睡覺罷。」

我這個老同學倒真是一個軍人胸襟，這件事發生後，罵了一陣，說了一陣，到後不久仍然就躺在沙發上睡着了。我是因為告他不能同誰共牀，被他勒到一個人在牀上睡。想到這件事情的突然而至，而為我那個小兵估計到這事不幸的未來，又想到或者這小東西會為人謀殺或餓死，到無人知道的什麼隱僻地方，心中輪轉着轆轤，聽着王軍官的鼾聲，響四點鐘了我纔稍稍的合了一下眼。

第二天八點，我們就到車站上去，到各個車上去尋找，看到兩路快慢車的開去後，又趕忙走到黃浦江邊，向每一隻本日開行的輪船上去探詢。我們又買了好幾份報紙，以為

或者可以得到一點線索，自然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

當天晚上十一點鐘，那個王軍官仍然一個人上車過南京去了，我還送他到車上去。開車後，我占了車站，一個人極其無聊，想走到北四川路一個跳舞場去看看，是不是還可以見到個把熟人。因為我這時回去，一定又睡不着，我實在不願意到我那住處去，我想明天就要另外搬一個家。我心上這時難受得很，似乎一個男子失戀以後的情形，心中空虛，無所依傍。從老靶子路一個人慢慢兒走到北四川路口，站了一會，見一輛電車從北駛來，心中打算不如就搭個車回去，說不定到了家裏，那個小兵還在打盹等候着我回來！可是車已上了，這一路車過海寧路口時，虹口大旅社的街燈光明燭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臨時又覺得不如在這旅館住一夜，就即刻跳下了車。到虹口大旅社我看了一間小小房間，茶房看見我是單身，以為我或者是來到這裏需要一個暗娼作陪的，就來同我說話，到後見我告他不要在房裏，只囑咐他重新上一壺開水就用不着再來時，把事做了出去，他看到我抑鬱不歡，一定猜我是來此打算自殺的人。我因為上一晚沒有睡好，白天又各處奔

走累了，一天，當時倒下去就睡着了。

第二天大清早我回到住處，計劃搬家的事，那個聽差爲我開門時，卻告我小朋友已經回來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心中說不分明的歡喜，一衝就到三樓房中去，沒有見到他，又走過亭子間去，也仍然沒有見到他，又走到浴間去找尋，也沒有人。那個聽差跟在我身後上來，預備爲我升爐子，他也好像十分詫異，說：

「又走了嗎？」

我以爲他或因爲害羞躲在牀下，還向牀下去看過一次。我急急促促的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甚麼時候到這兒來？」

聽差說：「昨天晚上來的，我還以爲他在這裏睡。」

我說：「他不說什麼話嗎？」

聽差說：「他問我你是甚麼時候出去的。」

「不說別的了嗎？」

「他說他餓了，飯還不會吃，到後吃了一點東西，還是我爲他買的。」

「一個人嗎？」

「一個人。」

「樣子有什麼不同嗎？」

聽差好像不明白我問他這句話的意義，就笑着說：「同平常一樣長得好看，東家都說他像一個大少爺。」

我心裏亂極了，把聽差哄出房門，匍的把門一關，就用手抱着頭倒在牀上睡了。這事情越來越使我覺得奇怪，我爲這迷離不可摸捉的問題，把思想弄成紛亂一團。我真想哭了。我真想毆打我自己，我又來深深的悔恨自己，爲甚麼昨天晚上沒有回來？我又悔恨昨天我們爲了找尋這小兵，各處都到過了，爲什麼不回到自己住處來看看？

使我十分奇怪的，是這小東西爲甚麼擊了衣服逃走又居然回來？若說不是逃走，那時又到那裏去了呢？難道是這時又跑到大中華去找我們，等一會兒還回來嗎？難道是

見我不回來，所以又逃走了嗎？難道是被那個「將軍」所騙，所以逃回來，這時又被逼到逃走了嗎？

事情使我極其糊塗，我忽然想到他第二次回來一定有一種隱衷，一定很願意見我，所以我等着我，到後大約是因為我不回來，這小兵心裏嚇怕，所以又走了。我想到各處找尋一下，看看是不是留得有什麼信件，以及別的線索，把我房中各處皆找到了，全沒有發現什麼。到後又到他所住的房裏去，把他那些書本通通看過，把他房中一切都搜索到了，還是找不出一點證據。

因為昨天我以為這小兵逃走，一定是同王軍官那個勤務兵在一處，故找尋時絕不疑心他到我那幾個熟人方面去。此時想起他只是一個人回來，我心裏又活動了一點，以為或者是他見我不回來，所以大清早走到我那些朋友處找我去了。我不能留在住處等候他，所以就留下了一個字條，並且囑咐樓下聽差，倘若是小兵回來時，叫他莫再出去，我不久就當回來的。我於是從第一個朋友家找到第二個朋友家，每到一處當我說到他失

際時，他們都以爲我是在說笑話，又見到我忽忽忙忙的走了就走，相信這是一個事實時，就又攔阻了我，必得我把情形說明，纔能夠許我脫身。我見到各處皆沒有他的消息，又見到朋友們對這事的關心，還沒有各處走到，已就心灰意懶明白找尋也是空事了。先前一點點希望，看看又完全失敗，走到教小兵數學的××教授家去，他的太太還正預備給小朋友一枝自來水筆，要××教授今天下半年送到我住處去，我告他小兵已逃走了，這兩夫婦當時的神氣，我真永遠還可以記憶得到。

各處皆絕望後，我回家時還想或者他會在火爐邊等我，或者他會睡在我的牀上，見我回來時就醒了。聽差爲我開門的樣子，我就知道最後的希望也完了。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去，身體非常疲倦，也懶得要聽差燒火，就想去睡，把被拉開，一個信封掉出來了。我像得到了救命的繩子一樣，抓着那個信封，把牠用力撕去一角，上面只寫着這樣一點點話：

「二先生，我讓這個信給你回來睡覺時見到。我同三多惹了禍，打死了一個人，三多被人打死在自來水管上。我走了。你莫管我，你莫同參謀說。你保佑我罷。」

爲了我想明白這將軍究竟因什麼事被人打死在自來水管子上，自來水管又在什麼地方，被他們打死的另外一個人，又是什麼人，因此那一個冬天，我成天注意到那些本埠新聞的死亡消息，凡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一個無名屍首時，我總遠遠的跑去打聽，但是還仍然毫無結果。只聽到一個巡警被人打死的一次消息，算起日子來又完全不對。我還花了些錢，登過一個啓事，告訴那個小兵說，不願意回來，也可以回到湖南去，我想來這啓事是不是看得到，還不可知，若見到了，他或者還是不會回湖南去的。

這就是我常常同那些不大相熟愛講故事的人，說笑話時，說我有一個故事，真像一個傳奇，卻不願意寫出這原因！有些人傳說我有一個希奇的戀愛，也就是指這件事而言的。有了這件事以後，我就再也不同我的六弟通信討論問題了。我真是一個什麼小事都不能理解的人，對於性格分析認識，由於你們好意誇獎我的，我都不願意接受。因爲我連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還爲他那外表所迷惑，不能瞭解，怎麼還好說懂這樣那樣。至於一個野蠻的靈魂，裝在一個美麗盒子裏，在我故鄉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還不大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蟲蛇皆非常厲害。我的性格算是最無用的一種，可是同你們大都市裏長大的人比較起來，你們已經就覺得我太粗糙了。

廿年五月十五完於新窄而霉齋

醫 生

在四川的R市的白醫生，是一個有風趣的中年獨身外省人，因為俯就一個市鎮上，新舊市民的信仰起見，醫術兼通中西內外各症，上午照規矩到市中心一個小福音醫院治病，下午便挾了器械藥品滿街各處奔跑。天生成的好脾氣，一切行爲皆像在一種當然情形下爲人服務，一個市鎮上的人皆知，誰也不願意放棄這個麻煩醫生的權利，因此生意興隆，收入卻總不能超過一個平常醫生。這好人三月來忽然失蹤不見了，朋友們皆十分着急，各處找尋皆不能得到一點消息，大江中恰在漲桃花水時節，許多人以為這人一定因爲散步掉到江裏去，爲河伯雇去治病，再不會回到R市來了。醫生雖說沒有多少田地銀錢，但十年來孤身作客，所得積蓄除了一些家事外，自然還有一筆小小產業；正當各處預備爲這個人舉行一個小小追悼會時節，因爲處置這人的一點遺產事情，教會中

人同地方紳士，發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彼此各執一說，無從解決。一個爲紳士說話常常攻擊過當地教會的某通訊社，便造作一種無稽的謠言，說是醫生落水并非事實，近來實在住到一個一百里外的地方養息自己的病。這消息且用着才子的筆調，譏評到當地的教會，與當地的貧民，以爲醫生的病是這兩方面獻給的酬勞。這其中自然還有一些爲外人不能明白的黑幕，總不外處置醫生身後產業的糾紛。這消息登出以後，教會即刻派人到所說的地方去找尋，結果自然很是失望，並沒有找到醫生。但各方面的人都很希望這消息不完全無因，所以追悼會便沒有即刻舉行。可是，正當紳士同教會爲醫生遺產事調解分派妥當那一天，許多人皆在醫生住處推舉委員負責辦理追悼會時，醫生卻悄悄的從門外進來了。

他非常奇怪有那麼多的人在他房子裏喫酒，好像是知道他今天會回來的一樣，十分喜歡。噯的喊了一聲，他就奔向一個主席的座邊去抓着了。那個爲他開追悼會的主席的手只是亂搖，到後在大家的驚訝中，又一一同所有在座的人握手。醫生還是好好活着

的，雖然瘦了一點，憔悴了一點，骯髒了一點，人仍然是那麼精神，在座的人見到醫生突如其來，大家都十分駭異，先一時各人在心上所盤算到各人所能得到的好處，因此一來，完全失去了。大家都互相望到不好說話，以為醫生已經知道了他們的事情。主席更見得着忙，把那個關於處置醫生產業及追悼會的用費議案壓到肘子下去，同所有在座諸人用眼睛打知會。醫生卻十分高興，以為這樣湊巧真是難得的事情。他猜想一定是做主席朋友接到了他的口信，因他只是打量托人帶了一個口信來，他以為這口信送到了，算定他在今天回來，這些有義氣重感情的朋友，大家纔一同約在這里歡迎他的。他告訴在座熟人，今天真是有趣味的一天，應當各人盡醉纔許回去。

那個主席，含含混混，順到醫生的意見，催用人把席面擺出。上了席，喝了三杯，各個客人見到醫生的快樂臉孔，就都把自己心上應抱慚的事情漸漸忘記了。醫生便說今天實在難得，當到大家正好把這十幾天所經過的一段離奇故事，報告一下。他提議在這故事說出以前，各人應當再喝三十杯。於是眾人遵命各盡其量再喝了些酒，沒有一個人好意

思推辭。喫了一陣，喝了一陣，入家敷衍了一頓空話，橫順各人心裏明白，誰也不願意先走，因爲一走又恐怕留到這里的人說他的壞話。

喫夠了，醫生說：『今天妙極了，我要說我的故事給大家聽。』本來大家都無心聽這個故事，可是沒有一個人口上不贊成。其時那個主席正被廚子請出到外邊窗下去，悄悄問詢今天的酒席明天應當開誰的賬，主席謊說這是公份，慢慢兒再說，很不高興的走進去。醫生因爲平時同主席很熟，就說：『仁兄，我同你說一個新聊齋的故事，明天請我喫一席酒，就在座同人作陪，以爲如何？』大家聽到有酒喫，全拍手附和這件事，醫生於是極其高興的說他十天來所經過的那件事：

『我想同你們說，在最近的日子裏，我遇到過一次意外事情，幾幾乎把這時在這里同我這些最好的朋友談天的機會也永遠得不到了。關於近十天來我的行蹤，許多熟人多不知道，一定都很着急。你們不是各處都打聽過，各處寫過信去探問過，到後還是沒有結果嗎？不過，我今天可回來了，你們瞧瞧我手臂上這個記號，這個傷痕，就明白牠可爲我

證明十幾日前所經過的生活中，一定有了些冒險的不兒戲的事情發生。我讓這一處傷痕來說話，讓我的臉來說話，（因為平常沒有那麼白，）假如牠們是會說明一切過去的那麼，我猜想，這故事的重述，一定能夠給你們一些趣味。牠們如今是不會說話的，正像在沉默的等待我把那個離奇的經過說出給大家聽聽。我看你們的神氣，就有人要說：「一個平常人所有的故事，不會是不平常的。」不要那麼說！有許多事情全是平常人生活中所遭遇的，但那事情可並不平常。我爲人是再平常沒有了，一個醫生，一個郎中，一個常常爲你們用惡意來作笑嘲稱呼的「催命鬼」。社會上同我一樣過着日子，誰能夠計數得完全。社會上同我一樣平庸一樣不知本行事業以外什麼的，誰能夠計算得清楚。我們這種人，總而言之是很多的了。我那裏能夠知道明天的世界？我能明白我明天是不是還可以同你們談天沒有你們之中誰能夠明白回家去的路上，不會忽然被一個瘋狗咬傷？總而言之，我們真是不行的。我們都預料不到明天的事。每一個人都有意外事情發生，每一個人都不能打算事情來了，每一個人都只是把那張喫肉說謊的口張大，露出那種

驚訝神氣。

我憑這手臂上的傷痕，請你們相信我，這整十天來，曾做了整十天古怪的人物，希奇的囚犯。我認識一個男子，還認識一個婦人，我同他們真是十分熟習，可是他們究竟認識我沒有，那婦人她明白我是一個什麼人，她那個眼睛，望到我，好像是認得我，可是，我不願意再想起她，想起她時我心裏真難受。我不是在你們面前來說大話，我是一個郎中，成不得這裏跑跑那裏望望的一個人，我是社會上應分活動不定的一個小點，就因為這身分，我同這個婦人住在一處，有十天守着這樣一婦人過日子，多希奇的一件事！

我把話說得有點糊塗了，忘了怎麼樣就發生了這樣事情。聽我說罷，不要那麼笑我！我不是說笑話，我要告訴你們我為什麼同一個婦人住了十天的事，我並不把藥方寫錯，我只把秩序稍稍弄亂而已。

我的失蹤是三月十七，這個日子你們是知道的。那天的好天氣你們一定還有人記得到的。這個春天來了時，花呀草呀使人看來好像不大舒服，尤其是太陽，晒到人背上真

常常使人生氣，我又不是能夠躲到家裏的人，我的職務這四月來派上了多少分差事，人家客客氣氣的站到我面前說：「先生，對不起，××又壞了，你來看看罷，對不起，對不起！」或者說：「我們的寶寶要先生給他藥，同時我們爲先生預備得有好酒。」……我這酒那裏能始終戒絕？天氣是這樣暖，和，主人又是這樣殷勤，莫說是酒，就是一杯醋我也得喝下肚去。就因爲那天在上東門余家，喝了那麼一杯，同那老太太談了半天故事，我覺得有點醉意，忽然想起一些做小孩子的情事，我不願意回轉到我的家中，等待病人叫喚了。到我向上東門的街上走了一陣，出了街，又到堤上走了一陣。這個雨後放晴的晚春，給我的血興奮起來，我忘記了我所走的路有多遠。待到我把脚步稍稍停頓留在一家店舖前面時，我有點糊糊塗塗，好像不知不覺，就走了有十里路遠，近，停腳的一家，好像是十里莊賣洋線最有名的一家。

爲什麼就到了這裏，我真一點不清楚。聽到像是很熟耳的一個人喊我的聲音，我回頭去看時，纔見到兩個人，卻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會認識過。他們向我點頭，要我進那鋪子。

裏去。本來我不想答應的，因為我覺得有了很久不會到過十里舖來，十里舖像已很熱鬧許多了，我想沿街走去，看看有什麼人在路上害熱病沒有。

那時從一個小街裏，跑出一個壯實得像廚子模樣的年青人來，臉兒紅紅的似乎等了許久的樣子，見了我就一把揪着衣角不放。我是一個醫生，被一個不識面的人當街揪着，原不什麼奇怪的事，我因職業的經驗，養成慣於應付這些事情的人了。那時這人既揪着我不放手，我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我說：

「怎麼樣，我的師傅，是不是熱油燒了你那最好幫手的指頭？」

好像這句話只是我自己說來玩玩的一句話，他明白醫生是常常胡亂估計當前的主顧的，只說着「你來了真好」就拉着我向一條小巷裏走去。我一面走一面望到這廚子大師傅模樣的年青人側面，纔明白我有了點糊塗。我認識他是地保一類有身分的人的兒子了。我心想一定是這憨人家裏來了客，爸爸囑咐他請幾個熟人作陪，故遇到了我後，就拉着跑回家去了。這酒我并不想喝的，因為陪委員我不高興，我說：「你慢走一點，我

要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不能把我隨便拉去的，我這時不可爲你陪什麼闊人喝酒，我不能受你家的款待。我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即刻去做，我是一個郎中，偷閒不得，李家請我開方子，張家請我開方子，我的事情很多！」

可是這個人一句話也不說，還是把我拖着走過一條有牛糞的骯髒小巷，又從一個園牆缺口處爬進去，經過一個菜園，我記得我脚下踹倒了許多青菜。我們是那麼匆忙，全是從菜畦上踐踏，毫不知道顧惜這些嫩嫩的菜苗。你們明白的，一個醫生照例要常常遇到這類稀奇事情的，人家的兒子中風了，什麼太太爲一百錢抖氣鬧玩似的用繩子套到頸項上去了，什麼有身分的胖子跌到地下爬不起身了，總而言之，這些事情在這個小城裏成天會發生一件兩件。出了事的人，第一個記起要找尋的便是醫生。照例他們見了你話也不必多說，只要一手撈着你就帶着你飛跑，許多人疑心你逃脫，還只想攙你的衣領，因爲那麼纔可以走得更快一點。若不是我脅下常常挾了一個藥包，若不是我在這市鎮上很有了些年歲，那些婦人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時，蓬頭散髮眼淚汪汪當街一把扭着，

不讓我分辯，拖着就走，不是有許多笑話了嗎？若是這裏的警察，全不認識我，他爲了執行他那神聖的責任，見到這情形，我不是還得跟他到局裏去候質嗎？可是我是一個成天在街上走，成天在街上被拉的人，大家對我都認識了，大家都不注意我被人拖拖拉拉是爲什麼事了，我自己，自然更不能奇怪拉我的人。如今就正是這樣子。這人拖我從菜園裏走，我也隨了他走，這人拖我從一個農莊人家前門走進，又打後門走出，我也毫不覺得奇怪。我聽到有些狗對我汪汪的吠，有許多鷄從頭上飛過去，心裏卻想這一定不是喝酒陪客的事，一定出了別的什麼岔子，他纔那麼慌張失措，纔那麼着急，這人家裏或者有一個人快要落氣了，或者已經落氣，我趕去也無濟於事了。想到這樣還想到那樣，我的酒意全失於奔跑中。我走得有點發喘，卻很願意快到一點，看看是不是我還能幫這個人一點忙。一個醫生人人都說是沒有良心同感情的，你們可不知道當我被一個陌生人拉着不放下向前奔竄時，我心裏湧着多少同情。我爲一點自私，爲了一點可以說是不高明的感情，我很願意有許多人都垂危情形中，卻因爲我處治得法回復轉來。我要那種自信，就是我

可以憑我這經驗以及熱忱，使我的病人都能化險爲夷。可是，經過我的診治，不拘是害急病的，害癆病的，一連到過我處有好幾回，或是我到過他處一連有好幾回，到當他沒有辦法死去的時節，我爲了病人的病，爲了自己的醫道，我的寂寞，誰也不會相信有那麼久那麼深。我常常到街上遇見一些熟人的臉孔，我從這些臉孔上，想及那人請我爲他家裏人治病時如何緊張惶遽，到後人要死了他又如何悲哀，人死過一陣了他又如何善忘，我心上真有說不盡的難受。你們看，這就是你們說的沒良心的醫生的事！他每天就這麼想，爲這些人事光景暗暗的歎息。他每天還得各處去找那些新的惆悵，每天皆有機會可以碰到一件兩件……讓我說正經事情罷，我不是說我被那個人在我熟習的路上拖走了好一會兒嗎？

到後我們到野外了。這人還是毫不把我放鬆，看情形我們應走的路數還遠，我心裏有點不安了。我說：

「漢子，你這是怎麼拉，你那麼忙，我是不願意再走一步了的。我是上了年紀的人，不

如你這樣精壯。我們應當歇一會兒，吐吐氣。」

他望了我一下，看出我的不中用處了，稍稍把脚步放慢了一點。

因為兩人把脚步放慢了一點，我纔能夠注意一下，望清楚我們是在一條小小的鄉路上走，走完了一坪水田，就得上山了。我心裏打算這人的家一定是住在山寨堡子裏的，家裏有媳婦生養兒子，媳婦難產血暈，使他也發瘋了。不知爲什麼我那時卻以爲把事情猜準了，就問他說：

「她不說話是不是？」

他說：「是的。」

「那無妨，你用水噴過她嗎？」

他好像奇怪的很，向我望着：「用水可以噴嗎？」

我點點頭，又問他：「有多久了呢？」

他好像在計算日子，又像計算不清楚，忽然重新想起病人的危險情形，就又拉着我

飛跑了。我以為我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以為我很理解這個人，因為憑我的經驗，我的信心，與對於病人的熱心，一定到了地後就能夠使病人減少一點痛苦，且可使這男子的心安靜，不至於發瘋發狂。我一面隨了這個年青人奔跑，一面還記到許多做父親的同做母親的生養兒子的神氣，把一些過去的事當成一種悅目開心的影片，一件兩件的回憶着，不明白這從容打那兒方面得到的。

我願意比他走得更快一點，可是，我實在不行了。他不讓我休息一會兒，我就得倒在水田裏了。我已經跑了太多的路，天氣實在太好了，衣服又穿多了一點，脅下挾的一包又并不輕鬆，并且脚下的路不是為我這慣於在市中石路散步的醫生而預備的，前一些日子，雨使這條路潤滑難行。我的皮鞋，我擔心到牠會要滑滾，我說：『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坐到水田裏去了。我是醫生，充軍的匆忙我受不了。我頭昏了……』

我當真已頭昏眼花了，我只想蹲下去，只想蹲下去，我不曉得為什麼到後來就留在一個人家空房裏了。我一切都糊糊塗塗，醒回來時，睜開眼睛，似乎已經天夜了，房中只一

點點光，這光還像是從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是什麼光我也糊糊塗塗認識不清楚。我想了一會兒，記起先前的事了，我記得我怎麼隨了一個漢子奔跑，在那水田塍上亂走，我如何想休息，如何想坐，到後就不十分清楚了。我想我難道是做夢嗎？摸了一下自己的前額，又似乎完全不是做夢。我因為覺得所在的地方十分清靜涼爽，用手摸摸所坐草蓆以外是些什麼東西，抓到一把乾爽的細石沙子。我再去回想先前的事，我明白已經無意中跌到路旁的地窟窿下來了。我所在地方若不是一個地窟窿，便應當是一個山峒，因為那些細細的沙子，是除了山峒不會有的。我想喊喊看，是不是還有爲人救出的希望，喊了兩三聲不曾聽到什麼回聲。我住的地方當真不是什麼房子，可是也不是什麼地眼，因為若果我是無意中掉下的，我不應當恰恰掉到這草上。並且我摸了一下全身，沒有什麼傷處。當我手向左邊一點閃着微光的東西觸着時，我纔知道那正是我的一套爲人治病的家業，顯然我是爲人安置到這兒地方來的。

我明白一定是那個人乘我失去知覺時節背來這地方，而且明白這是一個可以住

人的乾桐裏，不過明白了這些事時，我反而惶恐不安了。因為這樣子，不正是被人當作財神捉綁，安置到這裏來取贖的嗎？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計算到我這樣一個人的頭上來了。想不到我這點點產業，還夠得上這樣認真。我很納悶無從知道這地方究竟離我們市上有多遠。

當我記起傳聞上綁豬撕票的事情時，我知道我的朋友們一定着急得很，因爲我只是一個人，一切都得你們照料，真有耗費你們精神的許多事情要做。關於綁票我以爲是財主的一份災難，料不到這事我也有分的。我思索不出這些人對我注意的理由，卻相信我已經成爲他們的一隻肥羊。

因爲久了一點，我能把前後事多思索了一下，記憶得到我爲甚麼下鄉，爲甚麼碰到這樣一個人，爲甚麼被他牽走，並且我們在路上又說了些什麼話，我就覺得這事虧他們安排得這樣巧妙。這一次，一定是他們打聽得出我在R市上的地位，想要我的朋友破費了。想起那個土匪假扮的癡人樣子時，我就很好笑，因爲我從沒有想到那種人也會做什

麼壞事。

既然把我捉來了，什麼時候可以見他們的首領？見了他們的首領，萬一開口問我要十萬五萬，我怎麼向這個山上大王設詞？我打算了好一會，還沒有一個好計畫可以安然脫身。我只希望出價少一點，把我自己一點積蓄倒出便可以贖身，免得拖累其他熟人。我并且願意早早出去，也不必驚動官廳，不然派些兵來搜索，土匪走了，他們把我留到這裏，軍隊照規矩又只能到村子裏朝天放放空槍，抓了一些鷄鴨，牽了一些豬羊，捉了一些平常農莊人，振隊鳴鼓回去報功，我還得餓死在這山峒裏，真無意思的事情。

峒中沒有一個人，我也沒有被繩子網縛，可是我心裏明白，我被人捉到這裏來，被人看作財神，是不輕容易逃走的。峒中無一個人，峒外一定就下得有機關埋伏，表面彷彿很疏忽，實際上可沒有我的自由。因為誘騙我到這兒來的本領既然就已不小，那作頭目的也就當然早已注意到這些事了。我以為外邊一定埋伏得有嘍囉，手裏擎得有刀，把身隱藏在峒外，若見到我想逃走時，爲了執行他的責任起見，這嘍囉一定毫不客氣就是那麼

一刀，我從前曾經見過一個想從土匪窠裏逃走，到後兩隻耳朵被刀削去的人，我不願意挨那麼一下。況且這里既是匪窠，離城市一定不近，我逃到什麼地方不會被這些人捉回去受罪？

可是我想了很久，又喊了兩聲，始終沒有人回答，我的心可活動一點了。我以為或者他們全到別處吃飯去，把我忘卻了，也未可知。就壯了自己的膽，慢慢的走到有光處去。我摸到地下沙子十分乾燥，明白不會在半路陷到水裏去。便慢慢的爬行過去，纔知道前面是一個大石頭，外面的光從石罅處透進來，受了轉折，故顯得極其微弱。從那個石罅裏望出去，但望到另外一塊黑色石頭，還是不知道我究竟在什麼地方。離有人家處多遠。從那石頭上的光線看，我知道天色已經快晚了。我心裏着急起來，因為挨餓不是我十分習慣的事情，半天沒有水喝，也應當吃一點什麼東西纔行。如今既不見到一個人，什麼事情都不明白，什麼時候有人來還不知道，我應當怎麼過這一夜？

我有點着急，且有點奇怪，是我究竟從什麼地方進到這峒裏來。因為那個石罅絕不

能容一個人進出，那麼一定還有一個別的機關遮掩到這山峒的出入了。我到後就爬在地下各處摸去，這峒並不很寬，縱橫不會到十五丈，我即刻就知道了這峒的面積，且明白了這峒裏十分乾燥。不多久，我摸到一扇用木柱作成的柵門了。我很小心的防備到外面小嘍囉那一刀，輕輕的去推動那一扇門。這扇門似乎特別堅固，但似乎沒有下槓，我并不是十分用力已經就把門推開了。我心跳得很，但是十分歡喜。爲了防備那一刀，好久好久沒有作聲。到後又自言自語說了一句話，證明了門的那一邊實在沒有什麼埋伏了，纔把門推開摸過去。我真是一個傻瓜，原來這是一個絕路！這是峒裏另外一部分，被人用木門隔開，專爲貯藏糧食的倉庫。我脚下全是山薯，手又觸着了一個大甕，我很小心把手伸進甕裏去時，就摸着了許多圓圓的鷄卵。另外我又摸到一件東西，使我歡喜得喊叫起來。

我原來摸到一些紙，我想起只要有一根自來火，就可以搓一個紙捻燭照峒中一切了。我真是傻瓜，這樣半天纔想起自來火！我真是傻瓜，平常煙也不吸，若是早會吸煙，那麼身邊一定就有救命的東西了，我記起了自來火的用處，可沒有方法找尋得到一根自來

火。

我仍然坐在我那草蓆上面，等候天派給我一分的災難，如何變化，如何收場，我心想若是上帝不到這峒中來，那我着急也無益。不知又過了多久，忽然聽到一點細微的聲音，像是離得很遠，先還以為是耳朵嗡鳴，又過一會，聲音像已近了許多，猜想事情快要發生變化了，我心裏很靜鎮，一點不忙，一點不怕，因為我想若是見到那大王，我有許多話可以解釋，不至於十分吃虧。等了一會，那聲音又漸漸小，顯然是對於我的事沒有幫助了，自然十分失望。可是我還能夠聽到聲音，卻證明我不至於同有人住的村落很遠，不至於同人世隔絕。並且我最擔心的不是土匪的苛求，還是被人關到這山峒裏餓死。如今無意中發現了倉庫，峒中存得有那麼多糧食，一時既不至於餓死，那麼別的當然不足過慮了。

我糊糊塗塗又睡了，快要睡去時，我想或者我仍然是在做夢，一覺醒來就不同了。我的情形，不是上帝同魔鬼的試驗，或者是朋友的作劇。因為我同幾個朋友討論過峨嵋

山隱士道者的存在問題，我會把科學的研究了一會仙人在四川一省迷信的來源，證明一個仙人也不會存在，如今或者就是受這些朋友的作弄也不可。我不知爲甚麼，又感覺到我再也不會錯誤了。我覺得既然是這種作弄，三天五天也未可知，我着急還是毫無用處，到了時候，他們會來爲我開門，或用另外一種離奇的方法放我回去。我那時稍稍有點不快樂的，就是以爲他們同我開玩笑也不要緊，可不要因此擔擱了醫院那方面病人的事情。我擔心作弄我的只顧及作弄我，卻忘了爲我向醫院告假，使別人着急很不成事。

到後我是夢非夢，見到我身邊有一個人，擎了一個燈燭照各處，並且照我的臉，很嚇了一跳，便一躍而起，纔明白并不是夢。我還是被困留到這個峒裏，峒裏多了一個人，也不知道他打那兒來的，他似乎來了很有了些時間，他看到我轉身了，纔擎了燈過來照着，從那種從容不迫的情形上看來，我就明白他是這裏的主人了。他站在我面前，先是把臉躲

在燈光後面，我看不清楚這人是什麼像貌，到後卻忽然明白了。我像忽然發了狂，忘「顧忌，大聲的向他說：『是的，是的，你幹嗎關我到這兒受罪？我不答應你！』這就是裝作傻瓜

拉我來的那個男子，不過先前十分匆促，如今十分鎮靜罷了。他望到我不作聲，還是先前望我那種神氣，我從那個人的眼睛裏，即刻看出了一點祕密，這是一個瘋子，可不是一個嘍囉！山寨上的夥計，我還可以同他講講道理，討論一下贖身的價錢，用一些好話啟導他，用一些軟話哀求他。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卻是一個不管人事的瘋子，上帝他也不怕，魔鬼也嚇不了他，這一來，我可難於處置了。他把我找來，說不定就是在那古怪的頭腦裏，有了一種新鮮的計畫，我這時不得不打量到在某一種古怪人的腦裏古怪的傳說，我會不會爲這個人煮吃？會不會爲這個人殺死？若果免不了這災難，真是一件冤屈的案子！我借到那燈光察看了一下峒中的情景，還是不明白這個怪人從什麼地方忽然而來。借重燈光我看到去我坐處稍遠一點，還有一個東西，不知是衣包還是一束被蓋，那個怪人見我已經注意到那一邊了，忽然一隻手像一個鐵爪子，扣定了我的膀子，『你看去，你看去，』那聲音并不十分兇狠，可是有極大的魔力，我不能自主的站了起來，隨同他走過去，纔明白那是一個睡着的病人。我懂到他的意思了，心裏很好笑我自己先前所作的估計，我錯認

了人，先還以為他是瘋子，現在可明白了。

待到我蹲身到那病人身邊時，我纔看清楚這是一個女人，身體似乎很長，烏青的頭髮，臘白的臉，靜靜的躺在那裏不動，正像故事上說的爲妖物所迷的什麼公主。當我的手觸着了那女人的額部時，像中了電一樣，立刻就站起來了。因爲這是一個死得冰冷的人，不知已經僵了多久，醫生早已用不着，用得着的只是扛紅棺木的人了。那怪人見我忽然站起身了，似乎還并不什麼奇異，我有點生氣了，因爲人卽或再蠢，也不會不知道這件事，把一個死得冰冷的人勒逼到醫生，這不是一個玩笑嗎？我略顯出一點憤慨的神氣，帶嚶帶罵的說：

「不行，不行，這個人已經無辦法了。你似乎還應該早一點，如今可太遲了！」

「怎麼啦？」他說奇怪的是他還很從容，「他不行嗎？你不說過可以用水噴嗎？」

我心裏想這傻瓜，人的死活還沒有知道，真是同我開玩笑！我說：「他死了，你不知道嗎？一個死人可以用水噴活，那是神仙的事！」

他說：「我知道她是死了的。」

我覺得更生氣了，因為他那種態度使我覺得今天是受了一個僂東西的騙，真是三十年倒繃孩兒，料想不到，心上非常不快樂。我說：「你知道他死了，你就應當請扛棺木的來送葬，請道師和尙來念經，爲甚麼把我帶來？我有什麼辦法！」

「你爲我救他！」

「他死了！」

「因爲他死纔要你救他！」

「不行，不行，我要走了。我不能再同你這樣胡纏。你關了我太久，耽擱我多少時間，原來只是要我做這件事。我是一個郎中，可不是一個耶穌。你應當放我出去，我不能同死人作伴，也不歡喜同你住在一處！」

我說了很多的話，可是到後來我又原諒了這個人了，我想起這人無理會我的要求

的理由了，年紀青青的忽然死了同伴，這悲哀自然可打倒他，使他失去平常的理知。我若同這種人發牢騷，還是沒有什麼益處。他這時只知道醫生可以幫他的忙，他一定認得我，纔把我找來，我若把話說過分了，他當真發了狂，在這洞中扼殺我也做得出。我要離開這個地方，自然還得變更一點計策，纔有希望。爲了使他安慰起見，我第二次又蹲到那個死屍邊旁去，扣着那冰冷的手，就着搖搖不定的一點燈光，檢察那死者的臉部同其他各部。我有點奇怪我的眼睛了，因爲過細瞧那死人時，我發現這人是個爲我從沒有看到過的整齊美女人，女人的臉同身四肢都不像一個農莊人家的妻婦，還有使着我着駭的，是那一身衣服，式樣十分古怪，在衣服上留下有許多黃土，有許多黃土。我擡頭望望那個怪人，最先還是望到那一對有點失神卻具有神祕性的眼睛。

「我不明白你，這是怎麼一會事，你打那兒背她來的？」

「……」

「我要明白她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從墳裏背她來的。」

「怎麼從什麼地方？」

「從墳裏！」

「她死了多久你知道嗎？……你知道她死了又挖出來嗎？……」

他慘慘的笑着，點點頭，那個燈像是要墜到我頭上的樣子，我糊塗而且驚訝，又十分憤怒，「你這人，真奇怪！你從什麼地方帶來還是帶到什麼地方好了！你做了犯罪的事還把我來拉在一起，我要告發你，使你明白這些玩笑開得過分了一點……」不知爲什麼我想這樣說卻說不出口，那個固定不移的眼睛，同我相隔不到一丈遠近，很有力量的壓服了我。我心上忽然又恐怕起來了。

這個瘋子，他從墳墓裏挖了死屍，帶到這峒中來，要我爲他起死回生，若是我辦不好這件差事，我一定就死在他手中了。我估計了一下，想乘他不注意時節把他打倒，纔可以希望從死裏逃生。可是他像很懂得我的主意，他像很有把握，知道我不能同他對抗。我的

確也注意到他那體魄了，我若是想打什麼主意，一定還得考慮一下，若是依靠武力，恐怕我得吃虧，還不如服從命運爲妥當。我忽然聰明了許多，明白我已經是這個人的俘虜，強硬也毫無用處了。就裝成很鎮靜，說話極其和平了，我說：「我真糊塗，不知怎麼幫忙。你這是怎麼拉？你是不是想要我幫助你，纔把我帶來？你是不是因爲要救活她，纔用得着我？你是不是把她剛纔從土裏抱出？」他沒有做聲，我想了一下，就又說：「朋友，我們應當救她，我懂你意思。我們慢慢的來，我們似乎還得預備一點應用的東西。這是不是你的家裏？我要喝一口兒水，有熱的可妙極了，你瞧我不是有多久不喝水，應當口渴了嗎？」他於是擊燈過去，爲我取了一個葫蘆來，滿葫蘆清水，我不知道那水是否清潔，可是也只得喝了一口。

我想套套他的口氣，問他我們是不是已經離了市鎮有十里路。他不高興作聲。我過一會兒，又變更了一個方法，問他是不是到鎮上去辦晚飯。他仍然不做聲。末後我說我要小便，他不理會我，望到另外一個地方，我悄悄的也順了他的目光望過去，纔看出這峒是

長狹的，在另外一端，在與倉庫恰相反對的一個角落，有一扇門的樣子。我心理清楚，那一定就是峒門，我只裝着不甚注意，免得他疑心。我說我實在餓了，一共說了兩三次，這怪人把燈放下，對我做了個警告的一響，向那個門邊走去。只聽到匐的一響，且聽到一種落鎖的聲音，這人很快的就不見了。我趕忙跟過去，纔知道是一扇極粗糙的木柵門，已經向外反槓了。從那柵門邊隱隱看到天光，且聽到極微極遠的犬吠聲音，我知道這時已經是夜間了。這人一去，不知道是爲我去找飯吃，還是去找刀來殺我滅口。他在這裏我雖然有點懼怕，但到底還有辦法，如今這峒裏只是我同這個死屍，我不知道我應當怎麼辦。若果他一去不再回來，過一天兩天，這個屍骸因爲天氣又發了酵起了變化，那我可非死不可了。這怪人既然走了，我想乘到有一盞燈，可以好好的來檢察一下這個屍身，是不是從屍身上可以發現一點線索。

我把燈照到這個從棺木裏掏出的屍骸，細細的注意，除了這個彷彿蠟人的屍骸美麗得使我吃驚以外，我是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我先是不明白這人的裝飾如何那麼古怪，

到現在可明白了，因為殉葬纔穿這樣衣裳。幸虧我是一個醫生，年紀已經有了那麼大，我的冷靜使我忘卻同一個死屍對面有什麼難受。這女人一定死了有兩天左右了，很希奇的是這個死人，由我看來卻看不出因什麼病而死，那神氣安靜眉目和平彷彿只是好好兒睡着的樣子，若不是肢體冰冷，真不能疑心那是一個死人。這個人爲什麼病死得那麼突兀？把她從土裏取出的一個是不是她的丈夫？這些事在我成爲一種無從解決的符號。假若他是她的丈夫，那麼他們是住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的人物？假若這婦人只是他的情人，那麼她是誰家的媳婦？許多問題都兜在我的心上不能放下。

我實在有一點兒餓了。這怪男子把我關閉到這幽僻的山峒裏，爲這個不相識的死屍作伴，還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纔能回來。我同時擔心這一盞燈過夜或者油還不夠，所以擊了燈到倉庫去，照看了一下，是不是還有油瓶，纔知道倉庫裏東西足夠我半個月的糧食，油罐，水缸，全好好的預備在那兒。我隨手擊了幾個山薯充饑，到後把燈放在屍身邊，還是坐到我自已那一張草席上，等候事情的變化。我的錶已早停了，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

等了又等，還是不見那個人來。

我這樣說下去，是還得說一整天，要把那一夜的事情說完，如今也還得說一夜。我要節略了一些時間，且說第三次我見到這怪男子，他命令我在那個婦人身上做一個醫生所能做的事。我先是不知道向一個瘋子同一個屍骸還有什麼事可做的，到後倒想起皮包裏一點兒防腐性藥品了，我便把這些藥全爲注射到死屍身上去，一面安慰他表示我已盡了力，一面免得那屍身發生變化。告他我所能做的事已經完全做過，別的事再無從奉命了，他望到我似乎還很相信。可是當我說出「你放我回去」的話時，我把話一說出口，就知道我說錯了，因爲我從那兩個眼睛裏，陡然看到了一些東西，他同時同我說了一句話，使我全身發抖。他說：「要七天纔好出去。」這個期限當然是我受不了的，這是全無道理的言語。可是我是一個醫生，而他卻是一個瘋子，他就有他的正當道理了。我當時還以爲可用口去解釋，就同他分辯了一陣，我說這是做不到的，因爲有許多人等着我。我說你放我出去了，我不會向人談論。我說……這分辯就等於向石頭討論，他不禁止我的說話，

聽來卻只微微的笑着。我的主張就是石頭，不可移動，他的手腕又像鐵打就的，我決對不能和他用武力來解決。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中，我就想只有等候這個人睡眠時候偷了他的鑰匙纔好逃走。爲我的自衛計，打死一個瘋子本來沒有什麼罪過，我若有機會征服這個人，事到危急是用不着再選擇什麼手段的。但是在這個怪人面前，我什麼小機會也得不到，我逃走嗎，他永遠不知道疲倦，永遠不閉閉眼睛。加燈上的油，給我的東西喫，到了夜裏引導我到柵門外去方便，他永遠是滿有精神。他獨自出去時，從不忘記鎖門，在峒裏時，卻守在屍身邊，望到屍身目不轉睛，又常常微笑，用手向屍身作一種爲我所不懂的希奇姿勢。若是我們相信催眠術或道術，我以爲他一定可以使這個死屍復活的。

他不睡覺，這事就難處置了。我皮包裏的安眠藥片恰恰又用盡了，想使什麼方法迷醉他也無辦法。他平常樣子並不兇橫，到了我蓄意逃走時，只稍稍一舉步，他就變了另外一個魔鬼了。他明白我要走，卽或是鑰匙好好的放在他身邊，他也不許我走近柵門的。到後我不知是嚇怕得糊塗了，還是爲峒中的環境頭昏了，把逃走的氣概完全失去，忽然安

靜下來，就把生命聽憑天意，也不再想逃走了。

就是那麼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噢的就是那倉庫中的各樣東西，口喝了就喝清水，倦了就睡。

當我默默的坐在一個角隅不作聲時，我聽到他自言自語，總是老說那一句話，「她會活的，」「她會活的。」我一切都失望了，人已無聊極了，聽到他這樣說時，也就糊糊塗塗的答應他說：「她會活的，」「她會活的。」

我得到一個希奇的經驗，是知道人家說的墳墓裏歲月如何過去的意思了。我的經驗給我一種最好的智慧，因為這是誰也想像不及的。第一天一點鐘就好像一年，第二天便不同了，我不放心的，似乎還不是峒裏的自身，卻是市上的熟人。我忽然失了踪，長久不見回來，你們不是十分難過嗎？你們不是花了許多錢各處去探聽，還花了許多錢派人到江邊下游去打撈嗎？你們一定要這樣關心的。可是料不到我就只陪伴一個瘋子，一個死人，在山峒裏過了那麼多日子，過了那麼久連太陽也不見到的日子！

既毫無機會可以逃出，我有點耽心那個死人，天氣已經不行了，身上雖注射了一點兒藥，萬一內臟發了腫，組織起了變化，我們將怎麼來處置這件事情？這瘋子若見到死人變了樣子，他那荒唐的夢不能繼續再作時，是不是會疑心到我的頭上來？

我記得爲這點顧慮，我會同瘋子說了許多空話。我用各樣方法從各方面去說，希望他明白一點。我的口在這個沉默寡言的瘋子面前，可以說是完全無用了。我把話說盡了，他還只是笑。他還知道計算日子，他不忘記這個，同時也不忘記「七天」那種意義。大約這怪人從什麼地方，記起了人死七天復生的話，他把死屍從土裏翻取出來，就是在試驗那七天復活的話可靠不可靠。他也許可我七天再出峒去，一定就是因爲那時女人已經再活回來，纔用不着我這個醫生，若是七天並沒有活回的希望，恐怕罪名都屯在我頭上，不但不許我走，還得我爲他背屍去掩埋，也未可知。

他也可以疑心是不許這女人復活。在他混亂的頭腦裏，他就有權利隨意湊合一種觀念，倘若這觀念是不利於我的，我要打過這難關真是不很容易。

他是一個瘋子，可瘋得特別古怪。他恰恰選到這一天等在那裏，我恰恰在那天想到鄉下去，我們恰恰碰到一處了，這事就恰恰落在我的頭上。一切的湊巧，使我疑心自己還是像夢裏的人物。不過做夢不應當那麼長久，我計算日子，用那糊亂對上時間的錶，細數牠的分秒，已經是第四天了。

還有第五天，我聽到從那個怪人的口裏，反復的說是「只有兩天」的一句話時，歡喜的心同憂懼的心合混攪擾在一處，這人只記到再過兩天，女人就會復活的，我卻擔心到兩天後我的境遇。他答應我的話很靠不住，一定可以臨時改變。向一個瘋人討那人也難講究的「信實」，原是十分不可靠的。我不能向他索取一句空話，同時也就無從向他索取一句有信用的話。這人一切的行爲，都不是我可以思索理解得到的，用盡了方法試作各種計畫，我還是得陪了他，聽他同女人談那些我理解不及的費話，度着這山巒中黯淡的日子。

讓我很快的說第六天的事罷。這一天我看到那瘋子的眼睛放光，我可着急起來了。

他一個人走出去，折了許多山花，掣到榻裏來，自己很細心的在那裏把花分開放到死屍身邊各處去。他那種高興神氣，在我看來結果卻是於我不利，因為除了到時女人當真復活外，我絕對沒有好處。

我不得不舊事重提，問他什麼時候讓我出去。本來我平常爲人也就夠謙卑了，我用着十分恭順的態度，向他說：

「同年，我可以去了嗎？你現在已經用不着我了。」

他好像不懂這句話的意義，過了一會兒，我又說：

「我想回去了，不要到這裏打你的岔。」

「……」

「我賀喜你，很願意預備一點禮物送你，你明白嗎？我想隨意爲你辦一兩樣禮物，回去就可以買來。」

「……」

「你讓我出去一會兒，看看太陽，吹吹風，好不好？我非常歡喜太陽，你說太陽不可愛嗎？」

「……」

「我們如今真好像弟兄了，我們應當喝一點酒，慶祝這好日子。你不歡喜喝一杯那種辣辣的甜甜的燒酒嗎？我實在想得那麼一小杯酒。我覺得酒是好的。」

「……」

「你到什麼地方折得那麼多花？這花真美，不是桃花嗎？幾天來就開了，我也想去摘一點兒。你不是會爬樹嗎？我看你那樣子一定很有點本領，因為你……我們到外邊去取一個鳥窠來玩玩，你說好不好？」

「……」

「你會不會打鳥？你見過洋槍不見過？若歡喜這東西我可以送你一枝，到我們那裏取來試試，你一定非常滿意。那種槍到荊棚裏打雉，雪地裏打鳩，全很合用。」

「……」

「我們吃的山薯真好，你打那兒來的？你莊上有這個，是不是？你喫雞蛋不用火燒，本事很好。這雞蛋是自己家養的，雞從小便處拉下的，因為很新鮮，我看得出。」

「……」

「你看不看戲？我好像在戲場上見到你。」

「……」

我把枚乘、七發的本領完全到這個「王子」方面，甜言蜜語的問他這樣又問他那樣，他竟毫不動心。他雖似乎聽我的話，可是我明白這話說來還是費話。但我除了用空話來自救外，無其他方法可以脫去這危險地方，故到後我把方向再轉變了一下，同他又來說關於起死回生的故事。我想這些齊東野語一定可以抓着他的想像，我為他說漢武故事，說王母成仙，東方朔偷桃挨打的種種情形，說唐明皇遊月宮的情形，說西施洗衣的情形，說桃花源，說馬玉龍和十三妹，皇帝美人，劍仙英雄，我但憑我所知道的，加上自己的胡

糊，全說給這個人聽。說去說來我已計窮了，他還是笑笑，不質問我一句話，不讚美，不感疑，就只用一過微笑來報答我的工作。我相信，若果我是正正向一個青年女人求愛，我說話的和氣，態度的誠懇，以及我種種要好的表示，女人即或最貞潔也不好意思再絕決我的提議。可是遇到這個怪人，我就再說一年，也仍然完全失敗了。

讓事情湊巧一點罷，因為一切都原是很湊巧的。我雖然遭了失敗，可并不完全絕望。見到他雖不注意我的話，卻并不就不高興我說話。我只有一天的日子了，我斷定明天若是女人沒有復活，我就得有些不可避免的災難，若不乘到今天想出法子自救，到時恐趕不及了。我的生路雖不是用言語可得來，我的機會還是得靠到一點投機的話。我認清了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坐在席上打算了老半天，到後又開了口。我明白先說那過方向不很對，還得找新的道兒，就說……

這可中了。他笑得比先前放肆了一點，他有點驚愕，有點對於我知識淵博的希奇。他雖仍然不讓步，當我重新提出意見，以為放我出去可好一點的時候，在搖頭中我看出點

頭的意思。那時還是白天，我請求他許可我到柵門外去望望，他不答應可否，我看到有了讓步，就拖了他的手走到柵邊，他到後便爲我開了門。

我看到太陽了！看到太陽光下的一切山，尖尖的山峯各處矗起來，如像畫上的東西，到後我看到我的脚下，可差一點兒暈了。原來我們的山峯，前面的路是那麼陡險，差不多一刀切下的石壁，真是夢境的景致！我一面敷衍到他，望到他的顏色，一面只能把那條下去的路選稍稍注意一下，即刻就被他一拖，隨後那扇厚重的柵門訇的一關，我仍然回到地獄魔窟裏了。

到了晚上，我們各喫了一點山薯，一些栗子，我估計是我最好的機會來了，我重新把我日裏說的那件事，提出來作爲題目，向他說着，我并且告他，他應當讓我避開一會兒。我見到他向我微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爲有了轉機了，說話得更動人了一點。我形容從那些古怪的路到天堂去的人如何多，我在作撒旦的傳教人，心裏有點糊塗，不知應當說什麼話纔是我的活路，口上卻離不了要他去試驗的謔言。

我以爲這樣就可以脫身，誰知我把事情完全弄錯了，我這手臂，這一隻受傷的手臂，即刻就爲他扭着，到後頭上似乎受了重重的一擊，醒回來時，我彷彿做夢，不知爲甚麼卻睡在稻草圍上。我是被夜風冷醒的，醒回來時還是非常迷亂，我看到天上的星子，彷彿全要掉下的樣子，天角上流星曳着長長的蒼白的線兒，遠遠的又聽到狗叫，聽到灘聲。時間似乎去天亮已經不遠了，因爲我聽到鷄聲。我心想，這是我的幻覺，還是我已經仍然活到這世界上來了？

到後我被一個鄉下人發現了，因爲我告他是市上醫院的人，在他家裏休息了一天，那時我已衰弱得躺到那草圍上一整日夜了，問這個人，我纔知道我已離開市上有了五十里。

你們要知道我今天剛一會兒打那裏來，是不是你們瞧我的臉嘴，我剛從市外一個理髮館裏出來，我不是有十天不刮過臉了嗎？我恐怕進城來嚇了別人，所以纔到那裏坐坐，還欠了賬跑來的，這師傅並不認識我，只告他是街上的先生，他也放得下心，可見尋找

們這地風氣不壞，人心那麼樸實。

第二天，一個R市都知道了醫生的事情，都說醫生見了鬼。

二十年，四月，二十四，完成于上海。

黔小景

三月間的貴州深山裏，小小雨總是特別多，快出嫁時鄉下姑娘們的眼淚一樣，用不着什麼特殊機會，也常常可以見到。春雨落過後，大小路上爛泥如膏，遠山近樹皆躲藏在烟裏霧裏，各處有崩壞的坎，各處有挨餓後全身區區的老鴉，天氣早晚估計到時常常容易發生錯誤，許多小屋子裏，都有憔悴的婦人，望到屋檐外的景緻發愁了。

官路上，這時節正有多少人在泥裏雨裏奔走。這些人中有作兵士打扮送遞文件的公門中人，有向遠親奔事的人，有騎了馬回籍的小官，有行法事的男女巫師，別忘記，這種人有時是穿了鮮明紅色緞袍，一旁走路一旁吹他手中所持鑲銀的牛角，招領到一羣我們看不見的鬼神走路的。單獨的或結伴的走着。最多的是商人，這些活動的份子，似乎爲了一種行路的義務，長年從不休息，在這官路上來往的。他們從前一輩父兄傳下的習慣，

用一百八十的資本，同一具強健結實的身體，如雲南小馬一樣，性格是忍勞耐苦的，耳目是聰明適用的；憑了并不十分把握的命運，按照那個時節的須要，三五成羣的負抗了棉紗，水銀，白蜡，楮子，官布，棉紙，以及其他兩地所必需交換的出產，長年用這條長長的官路，折磨到那兩隻腳，消磨到他們的每一個日子中每人的生命。

因為新年的過去，新貨物在節候替移中，有了巨量的出納，各處春貨皆快要上市了，加之雪後的春晴，行路方便，這些人，皆在家中先吃得飽飽的，睡得足足的，選了好的日子上路。官路上商人增加了許多，每一個小站上，也就熱鬧許多了。

但吹花送寒的風，却很容易把春雨帶來。春雨一落後，路上難走了。在這官路上作長途跋涉的人，因此就有了一種災難。落了雨，日子短了許多，許多心急的人，也不得不把每日應走的里數縮短，把到達目的地的日子延長了。

於是許多小站上的小客舍裏，天黑以前都有了商人落腳。這些人一到了站上，便像軍隊從遠處歸了營，紀律總不大整齊，因此客舍主人便忙碌起來了。他好為他們預備水，

預備火，照料到一切，若客人多了一點，估計到罈中餘米不大敷用時，還得忙忽忽的到別一家去借些米來。客人好吃喝時，還得爲他們備酒殺雞。主人爲客燒湯洗脚，淘米煮飯，忙了一陣，到後在灶邊矮脚檯上，辣子豆腐牛肉乾魚排了一桌子，各人喝着滾熱的燒酒，嚼着粗礪的米飯。把飯吃過後，就有了許多爲雨水泡得白白的脚，在火堆邊烘着，那些善於說話的人，口中不停說着各樣在行的言語，談到各樣撒野粗糙故事。火光把這些饒舌的或沉默的人影，各拉得長短不一，映照到牆上去。過一會，說話的沉默了。有人想到明早上路的事，打了哈欠，有人打了盹，低下頭時幾乎把身子栽到火中去。火光也漸漸熄滅了，什麼人用火鐵著攪和着，便驟然向上捲起通紅的火焰。外面雨聲或者更大了，一點，或者已結束了，於是這些人，覺得應當到了睡的時候了。

到睡時，主人在屋角的柱上，高高的懸着一盞桐油燈，站到一個凳子上去把燈芯爬亮了一點，這些人到門外去方便了一下，因爲看到外面極黑，便說着什麼地方什麼時節，豹狼吃人的舊話，雖并不畏狼，總問及主人，這地方是不是也有狼咬人頸項的事情。一面

說着，各在一個大床鋪的草薦上，揀了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攤了發硬微臭的棉絮，就這樣倒下去睡了。

半夜後，或者忽然有人爲什麼聲音吼醒了。這聲音一定還繼續短而宏大的吼着，山谷相應，誰個聽來也明白這是老虎的聲音。這老虎爲什麼發吼，佔據到什麼地方，生誰的氣？這人是不會去猜想的。商人中或者有販賣虎皮狼皮的人，聽到這個聲音時，他就估計到這東西的價值，每一張虎皮到了省會客商處，能值多少錢。或者所聽到的只是遠遠的火炮同打鑼聲音，人可想得出，這時節一定有什麼人攻打什麼村子，各處是明明的火把，各處是鋒利的刀，無數用鍋烟塗黑的臉，在各處大聲喊着。一定有砍殺的事，一定有婦人哭哭啼啼抱了孩子，忙忽忽的向屋後竹園跑去的事，一定還有其他各樣事情，因爲人類的仇怨，使人類作愚蠢事情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但這類事同商人又有什麼關係？這事是決不會到他們頭上來的。一切搶掠焚殺的動機，在夜間發生的，多由於冤仇而來。聽一會鑼聲止了，他們也仍然又睡着了。

有一天，有那麼兩個人，落腳到一個孤單的客棧裏。一個抗了一担作賬簿用的棉紙，一個抗了一担染色用的楮子。他們因爲在路上担誤了些時間，掉在大幫商人後面了幾里路，不能追趕上去，落雨的天氣照例斷黑又極早，年紀大一點的那個人，先一日腹中作瀉，這時也不願意再走路了，所以不到黃昏，兩人就停頓下來了。

他們照平常規矩，到了站，放下了担子，等候燒好了水，就脫下草鞋，在灶邊一個木盆裏洗腳。主人是一個老男子，頭上髮全是白的，走路腰彎彎的如一匹白鶴。今天是他的生日，這老年人白天一個人還念到這生日，想不到晚上就來那麼兩個客人了。兩個客一面洗腳，一面就問有什麼吃的。

這老人站到一旁好笑，說：「除了乾紅豆，什麼也沒有了。」

年青那個商人說：「你們開舖子，用紅豆待客嗎？」

「平常有誰肯到我們這裏住到我這兒坐坐的，全是接一個火吃一袋烟的過路人。我這紅豆本來留到自己吃的，你們是我這店裏今年第一個客。對不起你們，媽媽糊糊吃一頓吧。我們這裏買肉，遠得很，這裏隔寨子，還有二十四里路，要半天工夫。今天本來預備託人買點肉，落了雨，前面村子裏就無人上市。」

「除了紅豆就沒有別的吗？」客人意思是有沒有雞蛋。

老人說：「有紅薯。」

紅薯在貴州鄉下人當飯，在別的什麼地方，城裏人有時却當菜，兩個客人都聽到人說過，有地方，城裏人吃紅薯是京派，算闊氣的行爲，所以現在聽到說紅薯當菜就都記起「京派」的稱呼，以爲非常好笑，兩人就很放肆的笑了一陣。

因爲客人說餓了，這主人就爬到檯子上去，取那些掛在樑上的紅薯，又從一個罈子裏抓取紅豆，坐到大門邊，用力在篩心木板上，扎着那些紅豆條。

這時門外邊雨似乎已止住了，天上有些地方雲開了眼，雲開處皆成爲桃紅顏色，遠

處山上的烟好像極力在凝聚，一切光景在到黃昏裏明媚如畫，看那樣子明天會放晴了。坐在門邊的主人，看到天氣放了晴，好像十分快樂，擎了篩子放到灶邊去，像小孩子的神氣說着：「晴了，晴了，我昨天做夢，也夢到今天會晴。」有許多鄉下人，在落春雨時都只夢到天晴，所以這時節，一定也有許多人，在向另一個人說他的夢。

他望到客人把腳洗完了，趕忙走到房裏去，取出了兩雙鞋子來給客人。那個年青一點的客，一面穿鞋一面就說：「怎麼你的鞋子這樣同我的腳合式！」

年長商人說：「穿別人的新鞋非常合式，主有酒吃。」

年青人就說：「伯伯，那你到了省城一定請我喝。」

年長商人就笑了：「不，我不請你喝。這兆頭是你在你討媳婦的，應當喝你的喜酒。」

「我媳婦還在吃奶咧。」同時他看到了他伯伯穿那雙鞋也似乎十分相合，就說：「伯伯，你也有喜酒吃。」

兩個人於是大聲的笑着。

那老人在旁邊聽到這兩個客人的調笑也笑着，但這兩雙鞋子却屬於他在冬天剛死去的一個兒子所有的。那時正似乎因為兩個商人談到家庭兒女的事情，年青人看到老頭子孤孤單單的在此住下，有點懷疑，生了好奇的心思了。

「老板，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我一個人。」說了又自言自語似的，「噯，是一個人。」

「你兒子呢？」

這老頭子這時節，正因為想到死去的兒子，有些地方很同面前的人相像，所以本來要說「兒子死了，」但忽然又說：「兒子做生意去了。」

那年長一點的商人，因為自己兒子在讀書，就問老板，在前面過身的小村子裏，一個學塾，是「洋學堂」還是「老先生」？

這事老板是不明白的，所以不作答，就走過水缸邊去取瓢，因為他看到鍋中的米湯漲騰溢出，應當榨取米汁了。

兩個商人極了鞋子，到門邊椅子上坐下，望到門外黃昏的景緻。望到天，望到山，望到對過路旁一些小小菜圃，（油菜花開得黃澄澄的，好像散碎金子。）望到踏得稀爛的路，（晴過三天恐怕還不會乾。）一切觸子在這兩個人心中，引起的情緒，皆沒有同另外任何時節不同，而覺得稍稍驚訝。到後倒是望到路邊屋簷下堆積的紅薯藤，整整齊齊的堆了許多，才詫異老板的精力，以為在這方面一個生意人比一個農人不如了。他們於是說，一個商人不如一個農人好，一個商人可是比一個農人高。因為一個商人到老來，生活較好時，總是坐在家裏喝酒，穿了龐大的狐皮襖子，走路時搖搖擺擺，氣派如一個大官。但鄉下人就完全不同了。兩叔姪因為望到這乾藤，到此地一錢不值，還估計這東西到城裏能賣多少錢。可是這時節，黃昏景緻更美麗了，晚晴正如人病後新愈，柔和而十分脆弱，彷彿在笑着，彷彿有種憂愁，沉默無言。

這時老板在屋裏，本來想走出去，望到那兩個客人用手指點對面菜畦，以為正指到那個土堆，就不出去了。那土堆下面，就埋得有他的兒子，是在這人死過一天後，老年人背

了那個屍身，埋在自己所挖掘成就的窀穸裏，再爲他加上土做成小坟的。

慢慢的夜就來了。

屋子裏已黑暗得望不分明物件，在門外邊的兩個商人，回頭望到灶邊一團火光，老板却在灶邊不動。年青人就喊他點燈，這老人才站起來，從灶邊取了一根一端已經燒着的枝子，在空中劃着，借到這個光去找取屋角的油瓶，因爲這人近來一到夜時就睡覺，不用燈火也有好幾個月了。找着了貯桐油的小瓶，把油倒在燈盞裏去後，他就把這個燒好的燈，放到灶頭上預備炒菜。

吃過晚飯後，這老人就在鍋裏洗碗，兩個商人坐在灶口前，用乾松枝塞到灶肚裏去，望到那些松枝着火時，忽然一轟的情形，以爲快樂的事。

到後，洗完了碗，只一會兒，老頭子就說，應當去看看睡處，若客人不睡，他想先睡。

把住處看好了，兩個商人仍然坐到灶邊，稱讚這個老年人的乾淨，以爲想不到床鋪比別處大店裏還好。

老人說是要睡已走到他自己那個用木頭隔開的一間房裏睡去了，不過一會兒，這人却又走出來，說是不想就睡，傍到兩個商人一同在灶邊坐下了。

幾個人談起話來，他們問他有六十幾，他說應當再加十歲去猜。他們又問他住到這裏有了多久，他說，并不久，只二十多年。他們問他還有多少親戚，在些什麼地方，他就像爲騙哄自己原因的樣子，把一些已經毫無消息了的親戚，一一的數着，且告訴他們，這些人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他們問他那個在別處做生意的兒子，什麼時候來看他一次，他打量了一下，就說：「冬天過年來過一次，還送了他多少東西。」

說了許多他自己都不明白的話，自己爲甚麼有那麼多話可說，使他自己也覺得今天有點奇怪。平常他就從沒有想到那些親戚熟人，也從不想到同誰去談這些事，但今天很顯然的，是不必談到的也談到，而且謊話也說得很多了。到後，商人中那個年長的，提議了要睡了，這姪兒却以爲時間太早了一點，所以他還不消化，要再緩一點。因此年長商人睡後，年青商人還坐到那條板檯上，又同老頭子談了許久。

到末了，這年青商人也睡去了，老頭子一面答應着明天早早的喊叫客人，一面還是坐在灶邊，望到灶口，不即起身。

第二天天明以後，他們起來時，屋子還黑黑的，到灶邊去找火媒燃燈，希奇得很，怎麼老板還坐在那櫬上，什麼話也不說。開了大門再看看，才知道原來這人死了。

.....

這兩個商人自然到後又上路了。他們已經跑到鄰近小村子裏，把這件事告給了別人，且在住宿應把的數目以外，加了一點錢。那麼老了一個人，自然也很應當死掉了，如今恰恰在這一天死去，幸好有個人知道，不然死後到全身爬得是蛀時，還恐怕才會被人發現。鄉下人那麼打算著，這兩個商人，自然就不會再有什麼理由被人留難了。在路上，他們又還有路上的其他新事情，使他很自然的也就忘掉那件事了。

他們在路上，在雨後崩坍的土坎旁，新新的翻起的土上，印有巨大的山貓的腳跡，知

道白天這樣是人走的路，晚上却是別的東西走的路，望了一會兒，估計了一下那腳跡的大小，過身了。

在什麼樹林子裏，一個希奇的東西，懸到迎面的大樹枝極上，這用繩索兜好的人頭，爲長久雨水所淋，失去一個人頭原來的式樣，有時非常像一個女人的頭。但任何人看看了。因爲同時想起這人就是先一時在此地搶劫商人的強盜，所以各存戒心默默的又走開了。

路旁有時躺得有死人，商人模樣或軍人模樣，爲什麼原因，在什麼時候死到這裏，無人敢去過問，也無人敢去掩埋。

在這官路上，有時還可碰到二三十的兵士，或者什麼縣警備隊，穿了不很整齊的軍服，各把長矛子同快槍抗到肩膀上，押蓋了一些滿臉菜色受傷了的人走著。同時還有一眼看來尙未成年的小孩子，用稻草紮成小兜，担着四個或兩個血淋的人頭，若商人懂得這規矩，不必去看那人頭，也就可以知道那些頭顱就是小孩的父兄，或者是這些俘虜

的伙伴。有時這些奏凱而還的武士，還牽得有極肥的耕牛，挑得有別的雜用東西。這些兵士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奉誰的命令，殺了那麼多人，從什麼聰明人領教，學得把人家父兄的頭割下後，却留下一個活的來服務？這是誰也不明白的。

商人在路上所見的雖多，他們却只應當記下一件事，是到地時怎麼樣多賺點錢，因為這個理由，所以他們同稅局的稽查驗票人，在某一種利益相通的事情上，好像就有一種希奇的友誼必須成立，如何或立這友誼，一個商人常常在路上也很費思索的。